



上海龍虎書店出版





淡淡的黄昏

(獨幕劇)

淡淡的黃昏

角色：

曾頤勞，大學生，二十四歲。

何靜靈，四十多歲，寡婦。

何靜華，她的妹妹，二十五歲。

周玉瑛，她們的鄰居。

羅媽。

事情發生在何靜華的家裏，晚夏的黃昏時候。

何靜家的園子裏，八月最後幾天，已經有了新秋的朕兆，但氣候還很熱。時將入夜，地上游着斜長的樹影，很快地增長。一架葡萄，沉沉地懸着尚未成熟的果實。葡萄架前是空地，築平了的，現着灰白色，一直延到左方，終於三級的石階；石階上面是一扇側門，通着屋角。後面，有一帶竹籬；籬右有門，打開時看見道路。從籬上望去，看見高大的收割後

的田場，呈黑褐色。遠方，有連山起來，顯得青紫而沉暗，粗魯地聳立在黃昏的天際。籬裡面，左和右，葡萄架後，雜種着花和菜蔬，以及野生的草，顯得凌亂和粗野和挺直。

靜雲和頌勞坐在葡萄架底下，他們中間放着一張室外用的桌子。靜雲四十來歲；她已經死掉了丈夫，現在回到母家伴着她妹妹同住。頌勞二十四歲，一個研究生物學的大學生。他臉上顯出衰竭和煩悶和過抑的不安。

何靜雲(憂鬱地)

你還是想要走嗎？

魯頌勞

(啞亮的音調，但間或顯出遊離和一種不能自持的顫抖)

我的意思——我想還是走的好罷？

何靜雲

為什麼呢？暑假還沒有完，我以為你，你很可以不必這樣急急就走的。

魯頌勞

到不是要到學校裏去。——

（好像把他要說的話忘了，又想起一些別的話來掩飾。）

我在你們這兒也住得太久了。七月初間來的，快兩個月。我的意思，想在鄉間採集一些植物標本，順便寫完我一篇論文。現在雖然寫了一些，但沒有成功。而且，還有一宗，我在這兒也住得太久了，想到城市裏去看看，所以——所以不覺得起了想要走的意思。

何靜雲

你這一走，靜華又要寂寞得很了。

魯頌勞

這裏實在是很好的地方，可惜我不能長久住下去。你們的生活，就好像古時候桃花源裏面的人一樣，又安靜，又和平，又寂寞。我這一來，差不多把你們擾亂了不少，所以我現在想走了。實在的，兩位表姊待我真太好了，常常使我不安。

何靜雲

沒有的話！你現在要走，到反來……我們以爲要到九月底才走的呢。

魯頌勞

我本來也這樣想。

何靜璽

那麼爲什麼你又想現在就走呢?

魯頡勞

也只是忽然想起來的念頭，以前並沒有預算到。有時候，忽然起來的念頭，到非常有力，使你非那樣做不可的。我——

（間，經了一點苦惱，臉龐動，抑沉的，好像在幻想起什麼迷引他的思想。）

在你們這兒住下去，住下去，我自己也好像投身入了幽靜的古的環境裏，一個美麗僻遠的小島，外面的事一概沒有入我的腦海，不知不覺兩個月了。現在，我不知道，不知道是什麼原故，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東西，佞擾了我。唉，我是這樣蒙昧，我怎麼能够知道?——我想，也許是走的好罷?

何靜璽

我是，不想你就走的。

魯頡勞

我知道……

〔同〕

何靜璧

你說我們這兒幽靜是不錯的，不過究竟太幽靜也不是一回事。像你，在城裏住倦了，來這兒休息一會到很好。我們終年住在這裏的，總是覺得冷清一點。

魯頤勞

我想，像靜華表姊，至少是冬天應該到城裏去住一會才好。你們不是有好多年沒有進城了嗎？

何靜璧

何止沒有進城。你沒有來的時候，連大門都不出呢。我的意思也跟你一樣，不過她不願意。

魯頤勞

怎麼樣？

何靜璧〔露出母親般的慈愛。〕

你不知道，你靜華表姊，從小時候就是這樣的，一個古怪脾氣的孩子，你不知道，為你靜華表姊，我操過多少心！她小時候我們的媽就死了，我帶大的。從小的時候，又聰明，又沉靜，多麼愛人，就是

一年不斷的病—— 現在還不是一樣嗎？以後我出嫁了，什麼都不掛念，就是不放心她。十四歲那一年，不知道怎麼樣得了脚氣病，治不好，終身成了殘疾了。我要是在家裏，我想會不至於這樣。唉，這是生平一件最不如意的事，現在想起來都有點傷心。

（同）

後來吳先生過世了，沒有丟下兒女；我爹也在那年過世的。我想，還是回來傍着我妹妹住在一塊兒好罷，我就回來了。我們兩個，其名是姊妹，其實我就是她的媽。看，我們這樣依依傍傍的，也過五六年了。她也就像一個孩子，在我面前百依百順的，就是那古怪脾氣改不掉。

晉頌勞

一個人脚不能走路，心裏靜一點，也要發憷一點的。

何靜璧

就是呀。自從她病廢了以後，越發比從前沉靜古怪了。你來過一兩個月裏頭，她顯然高興一點 —— 所以，我總想你再住一會，不要忙着走。

魯頌勞

我——一個人往往難得自己作主，我自己也不知道要怎麼樣，表姊。

何靜靈

我們這兒本也太冷清了，不是嗎？我們過的日子，就跟菴子裏差不多，是的，跟菴子裏差不多。

（她的情緒變得很感傷，音調也擇變了。）

我呢，一個寡婦，又無兒，又無女，隨便什麼日子都過得來：目前沒有什麼不滿，將來也沒什麼想頭。不過，我還有一個孩子得照顧，你靜華表姊。除掉她，我心裏沒有什麼念頭！除掉為她，我沒有什麼事要做；其實，也只跟她傍在一處，我自己也才有一點生趣。你沒有來，我們平日的生活，那才是清靜呢。

魯頌勞

是的，我從先聽我媽講過。就是我在這兒住的一晌，不也是很清靜的嗎？真的，我以前還絕不曾過過這樣安靜平和的日子呢。

何靜靈

比以前活潑多了。以前是，我們呀，靜華那孩子，

長日不多說一句話，我也不忍去攪她。有時候她看一點書，有時候就坐着，坐着不動，半天半天地，我看了都有點難過！從小就沒有娘的孩子！

（間）

你想要走嗎？

魯頤勞（很難以爲情，不知怎麼回答。）

我以爲……

（間）

何靜雲

還記得嗎？大概你來了有半個月的光景，我們同出去玩了一回，這是幾年沒有的呢！靜華自從病壞了脚，總不大肯出門，親戚家裏都是幾年不去一趟，也慢慢都疏遠了。她不肯出去，我也漸漸不想出去了。

（她向外面望）

現在禾都割盡了。那時候，剛打苞開花呢。我們走着，你和羅媽推着她，一直到鎭上去了。靜華像那樣高興的日子是很難得的。

魯頤勞（回憶着）

以後我們還到鎭上去過一趟，去看春會，靜華表

姊也很高興的。

何靜靈

是的，是的。那一次我們還碰見周家二姑娘呢。周家和我們也是親戚，都有好久不見面了。

魯頤勞

哦，哦……

何靜靈

周家二姑娘同你一樣，也是放暑假從學堂裏回來的。那一次，陪她媽到鎮上去。論起來，她媽還是我姨媽呢。住得這樣近，我也有兩年不見面了。她們說靜華是難得出來的，一定要拉到她們家裏去坐一會，我們也就去了，還在她們家裏吃的飯，記得嗎？

魯頤勞（紛亂了）

哦，哦……

何靜靈

那一晌靜華也高興一點，一天到晚也多說一兩句話，間常也看見她笑一下，都是往常難得的事。她也很喜歡周家二姑娘——

魯頤勞（另外提起話端）

大表姊，我想還是叫靜華表姊到城裏去住的好。你也同去。

何靜靈

只要她肯去，我，自然去的，那還用說嗎？

魯頌勞

這地方，雖然說好，究竟太冷清一點，常年連一個外人都看不見呢。

何靜靈

可不是嗎。你算是在這裏住了這樣久，——現在也快要走了——另外：周家二姑娘近來來過幾次，不然，我們這裏常年沒有別的人：我，你靜華表姊，還有羅媽，就是三個人，常年再沒有別的誰了。你看周家二姑娘多麼活潑，多麼愛人。靜華也很愛她；來一回，總是叮囑又叮囑叫她再來。她跟靜華也算有緣呢。從來，靜華的脾氣就不大喜歡同別的人來往。遇見了親戚家的姑娘，她總是落落地不大說話的，從沒有看見過她跟周家二姑娘這樣好呢。靜華說她學問也是很好的。學問的門徑，我全不懂得；你同她談過，一定知道她是很好的罷？

（頌勞迷亂地深思着，沒有答應；靜靈未注意到。）

聽她講起學堂裏的情形來，多麼有趣，多麼生動，我在旁邊看，靜華也有一點動心。我想，怎麼能叫她也到學堂裏去就好了，也許她沉靜的脾氣可以改一點；你說是不是，頌勞？

魯頌勞（驚醒一聲）

哦——！

何靜靈

（她這時才覺察了頌勞正在思索着別的什麼。）怎麼，你在外面坐倦了一點罷？

魯頌勞（恢復他自己）

阿，沒有，沒有。我在……

何靜靈

我們在這兒也坐了不少的功夫了。進去好嗎？

魯頌勞（站起來）

也好的。

（他站着等靜靈一同走，但又沉入他的夢境裡去了。他忽然驚覺，向周圍望一下，振振衣裳。）

何靜靈

你先走一步罷，我把這兒的東西收拾一下。

魯頌勞

是的。

（從階級上的側門入

靜鑒在收拾着椅子上的針線，和茶几上的茶具，預備進去。羅媽推着靜華從屋角邊轉出來。她是病瘵的，腳不能走路，坐在一張有橡皮輪的椅上。她二十五歲，很美麗，但因爲病的原故，顯得抑鬱和蒼白，而有着一種不是青年又不是衰老的神情！她的美麗有如將要殘落下去的新月，罩着一層薄霧，使得她有着一種飄忽的非人間的神情。）

何靜華

（她的聲音也跟她的面貌似的，很美麗，但帶着一種顫抖的調子。）你要進去了嗎，姊姊？

何靜鑒

你從那裏來的？（走到她妹妹旁邊）

何靜華

頌勞沒有在這裏了嗎？

何靜鑒

剛在這裏的，我們談了一會話，想要進去了。我

叫他先走的，我正在收拾這兒的東西呢，怎麼你們沒有碰見？

何靜華

你想進去了嗎？

何靜霞

你來了我就不走了，

何靜華

羅媽，你去。你弄晚飯去，我這裏不要你了。

（羅媽退）

我想在這裏坐一會，姊姊。

何靜霞

好的，我推你過去。

（推她的妹妹到葡萄架下，她仍然坐在原來的地方。）

何靜華

我在屋子裏坐悶了，也有點熱，想出來憩憩。我到前面去，你們却都不在了。

何靜霞

我們早就出來了的。

何靜華

他剛在這裏，哦。

何靜鑒

剛轉背呢，不知道你們怎麼沒有碰見。

何靜華

你們談了很久？

何靜鑒

是的，我們談的工夫不算少。

何靜華

沒有說到他要走？

何靜鑒

說到的。他說他想走，問他是什麼意思，他又說不出，只說是一時起來的念頭，想到要走了。年輕人的心事是很難定的。我想勸他多住幾天，到暑假完了再走。他在這裏，你也有個伴，熱鬧點，是不是？

何靜華

你們還談到些什麼？

何靜鑒

也說到你的。

何靜華 (輕微的不安)

說到我？

何靜靈

說起來，他也覺得這地方太冷清了一點，常年住是不大合宜的。他以爲你最好是到城裏去住一晌；就是不整年住，也得冬天去一下。我的意思也是這樣。怎麼你老是討厭城裏呢？

何靜華

城裏面雖然很好，不過總不是我這樣的人住的。我去做什麼？有時候想起來，也似乎覺得冷清一點，不過還是冷清一點的好罷。我一個殘廢人，何必同別的混在一起呢！

何靜靈

(把她妹妹的椅子拉到自己面前，靠近她坐)妹妹，你這幾天是不是有一點不舒服？你告訴我，對我說。

何靜華

沒有。姊姊，你又操心了。你爲我操心還不夠嗎？我好好的，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何靜靈

我不信，這幾天你爲什麼老不大快活呢？爲什麼

這樣煩悶?

何靜華

沒有的事。

何靜鑑

你騙我罷了。不過你想想看，你能騙得了你姊姊嗎?我的眼睛，隨到那裏都是跟着你轉的；我的心，一天十二個時辰都留在你旁邊；你能騙得我嗎？這幾天，我總覺得你好像有什麼事一樣，到底是爲什麼呢？爲什麼不對你姊姊講？你呀，老是悶沉沉的，有事都悶在心裏頭，終久要悶出病來的呀！昨天，那樣晚還坐在外面。起先頭勢到也在這裏，後來頭勢到田塍邊跑去了，你還是不肯進來，我要來陪你也不願意，到底是爲什麼呢？晚上露水重，風也冷，坐着要生病寧的，加之你身子又單弱。你往常不是這樣的呀！

何靜華

沒有什麼，姊姊，你多心。昨晚上，星星那樣亮，天河就像在流動樣的；我想一個人坐在外面看月亮出來。已經是秋天了，晚上蟲蟲叫得那樣熱鬧。我想一個人坐着，也不說話，也不想什麼，只靜靜地聽那些

蟲蟲叫。唉，多麼好聽！就在我頭上，葡萄葉子裏，有好幾個紡織娘，這一個剛完了，那一個又接着叫。後來月光出來了，又清又亮。有個紡織娘沿着一串葡萄，牠的影子正落在我的衣襟上，脚和翅膀都清清楚楚的。唉，那樣的晚上，我一個人坐着……你太操心我了，姊姊；我又不是一個孩子，自己也曉得一點保養。

何靜霞

（拿起她妹妹的右手來，壓在自己兩掌間，非常溫存地說：）你不要這樣，不要任你的性子，你曉得姊姊為你多麼掛心；我為你眞是心都用盡了。看見你那不聲不响的樣子，悶沉沉的，我心裏多麼難受！我儘是等你，老等也不見你進來，又怕你厭煩，不好來喊，後來我到了門後頭，從門縫裏望着你坐在外面，我眞是忍不住要哭了，妹妹！

何靜華

（她的情緒一步步激動了，但竭力忍着，作出勉強的笑容；想用別的話引開。）昨天晚上我在外面坐了一會，回去睡得多麼舒服，簡直沒有醒。今早要不是你叫我……

何靜靈

昨天晚上我好像聽見你老是睡不安穩，時時動，又好像說夢話。

何靜華（掩飾地）

我自己一點都不知道。

（喊）

羅媽？羅媽！

（間。沒有人答應。）

何靜靈

你叫羅媽什麽事？

何靜華

我口渴。

何靜靈

想喝點水嗎？這裏只有茶，你不喝的。不要叫羅媽罷，她到廚房去了，我去給你拿一點開水來。

（她從側門入）

（她望着她姊姊走，一直到她消失在門裡面，隨後向周圍望，好像看看有什麽人在沒有，於是嘆了一口氣。她伸手抓住桌子把自己拉近去，支兩肘在桌上，托着面頰，有很

淒凉的邪許聲從遠處傳來，是樵夫晚歸的聲音，經過籬外消滅了。 靜漸漸制止不住她激動的情緒，於是俯在桌上。靜霞拿水壺重入。)

何靜霞

妹妹，妹妹！

(靜華抬起頭來，以無限的情緒望着她姊姊； 臉上有淚痕)

何靜霞

(放下水壺，到她妹妹旁邊，俯下去，顯出極端的愛撫。)

孩子；呀，你又怎麼啦？你哭了？

(她沒有回答。間)

何靜華

(伸手抱住她姊姊，像一個失望的孩子。) 我——覺得難受！

何靜霞

你那兒覺得難受？心裏頭？ 對我說罷：什麼事都有你姊姊。

何靜華

我不知道怎麼說，我說不出，我心裏頭覺得難

受。

何靜鑾

可憐的孩子，你

何靜華

忽然一下子，像有什麼東西把我壓住了，壓着我的身子，壓着我的心……那樣緊，那樣緊，我覺得難受……我眼前一切都是黑的……

何靜鑾

不要緊，靠着你姊姊就覺得好了的。

（靜華把抱她的手鬆開來，她拖近椅子坐在她妹妹旁邊。）

要不要喝開水？我拿來了，倒一杯你喝好嗎？

（她表示可以，她倒了一杯水，拿在手裏送給她妹妹喝，靜華就着她的手喝了。喝過水以後，她緊張的情緒好像弛舒一點，於是歎一口氣。）

怎麼呀，妹妹？你看你姊姊！你看我多麼難受：你使我心裏多麼牽掛……看你的樣子我真忍不住要哭……沒有娘的孩子真難affl……

（她想再說下去，但是悲傷的情緒使她窒息住了。）

何靜華

現在我覺得好一點了　　沒有什麽，剛才我覺很難受，不知道爲什麽，一陣傷心忽然揪住我了，我說不出……現在我覺得好一點，姊姊。

何靜靈

唉，可憐的孩子，你不要這樣……

（撫摸她若，無限的悲愛。間）

何靜華

今天早上，羅媽給我梳頭，頭髮都大把大把的落。這樣脫下去，我恐怕不久都要脫光了。近來我簡直怕梳頭　　姊姊，頭髮脫得早的人會短命的，是不是？

何靜靈

你孩子，誰告訴你的？你頭髮這樣長這樣多，黑黝黝的，你看見過親戚家的姑娘誰有過你這樣好的頭髮？梳起來多少要脫幾根的，算什麽？誰告訴你的？

（笑：但笑容裏頭蘊着悲哀）

你讀了那樣多的書，還迷信嗎？

何靜華

我想還是短命的好。

何靜靈

怎麼說這樣的傻話？

何靜華

我，這樣一個殘廢人，要活得久作什麼，姊姊？人家活下去，自然有生趣，有望頭，將來的日子長得很。我呢，我有什麼？我只算一個半死的人，有我也不多，無我也不少，我只像一個影子，站在旁邊，人家看不見，說起話來也沒有聲音，人家聽不到的。我只像一個影子，晚上，也沒有星也沒有月，暗沉沉地，我冷清清地走來，又冷清清地走開去好了，留下好的路給人家走，不是嗎？我要長命作什麼，姊姊？

何靜璧（再引起她的憂傷）

不要這樣說，不要使我心裏難過，好妹妹！你怎麼這晚半天裏說這樣的話？你存心要使我難過嗎？

何靜華

我不知道怎麼樣的，不知道怎麼樣就說出來了；你不要怪我，姊姊！

何靜璧

（拿她的右手壓在自己兩掌間）現在好一點嗎？

（間）

何靜華

我不是很老了嗎，姊姊？我覺得也有你那樣老，不，比你還老呢。

何靜雲

妹妹，你又——

何靜華

我一定很老了，我自己都覺得。照照鏡子，總是望見陰氣沉沉的；人家看見我，一定覺得害怕呢。又怎麼怪得人家？一個半死的人，癱瘓在椅子上，又慢，又陰沉，又冷淸，就像影子似的，誰都不會覺得寒颼颼的嗎？所以，姊姊，我應該自己走開，不去妨礙人家的路途，不是嗎？

何靜雲

誰是這樣覺得的呢？你看見過有誰在你面前的時候，會覺得不如意嗎？你自己這樣想起來的。你不覺得人人只要一到你面前，都變得很溫存很柔和的嗎？只要同你說話，聲音不是都持成輕倩軟款了嗎？

何靜華

也許是的，不過這只是對於一個幽靈的敬意…

何靜瑩

唉，妹妹！……

（她覺得沒有言詞可以表白得出這心中的意念來，暫時靜默着。間）

何靜華

我現在又想起前次病中的光景來了。晚上永遠睡不着。那樣的夜裏，那樣的冷清，那樣的孤寂；明明看見你坐在旁邊，想要喊你，想要同你說話，但是沒有氣力。常常，清醒白醒的，一下子什麼也沒有了，只覺得自己站在一處高岸上，上頭是雲霧，四面是雲霧，脚底下也是雲霧，什麼都看不見，怕的了不得，後來不知道怎麼就掉下去了，越是掉越掉不到底，越掉越怕，直到怕得糊塗了，才一下驚醒。一看，桌子上一盞燈，淡慘慘的，也照不見什麼。窗戶上黑得很，就像一個洞，就像要走進來什麼鬼。你還坐在旁邊，我看得見，但是沒有氣力喊，連抬一抬手的氣力都沒有。那時候，自己就好像沉在大海的波浪裏，無邊無岸的，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成什麼。唉，自己倒想能够沉下去就好了；一沉下去，就會什麼也沒有；什麼也

沒有到好……

何靜雲

好妹妹，現在都已經好了，不要再想起那些話。無論到什麼時候，無論走到什麼地方，我總是同你在一塊，都在你身邊；就跟你娘一樣。早上一醒來，我在你床邊；晚上睡的時候，我伴着你，就跟你小時候那一樣伴着你。你看，你姊姊不是時時都在你身邊嗎？從先你只要有什麼難過的時候，不是只要一到你姊姊面前，靠着你姊姊懷裏，就覺得好了嗎？現在還能够一樣的。

（靜華再伸手抱住她姊姊，臉伏在她懷裡，像一個孩子。）

妹妹！

（間）

何靜華（抬起頭來）

我也想做一個夢，但是剛要開頭做的時候就沒有了。我現在很安靜，姊姊，我不再覺得難過了。

（她坐起來）

何靜雲

好妹妹，到底好了。

何靜華(突然問)

你不覺得頭勞這幾年瘦了嗎?

何靜靈

(沒有明瞭她話中的意思)怎麼?

何靜華

他很憂鬱。

何靜靈

他想要走了。

何靜華

不是的。他很憂鬱，他心裏有事，而他從來不是這樣的。爲什麼呢?

何靜靈

我想——

(周玉瑛在籬門外面叫)

周玉瑛

靜華妹!靜華妹!

何靜靈

(她的話被打斷了，稍微吃驚，頓了一下才知道是怎麼一事。)哦，周家二姑娘!我來了。

（靜瑩走出開了籬門，玉瑛進來。她穿着學生制服，提一把傘，右手拿一大把晚開的紫薇花和藍色的野菊。 靜瑩關好了籬門，跟在她後面。靜華從她妹妹去後，便伏在桌子上，臉埋在手裏，直到玉瑛走近時才抬起頭來。）

周 玉 瑛（活潑而輕快）

我從後門來了，你們不覺得奇怪麼？真是，我自己也想不到走這裏來呢。我先前還不確定是不是這兒，要不是望見你們，我還得繞到前面去呢。靜華姊，我採的花怎麼樣，好不好？我特爲採來送給你的。

何 靜 華

（壓抑地悲傷，顯出歡樂來）好極了，謝謝你。

（拿花在手裏看）

紫薇花配上藍菊，到很有風趣。羅媽！羅媽！

周 玉 瑛

你叫羅媽幹麼？

何 靜 華

我叫她弄點水來把花養上。羅媽！

羅 媽 （遠在裏面）

二小姐，我來了。

（羅媽從側門入）

何靜華

你到我屋子裏去拿一個花瓶，有耳朵的，兩個天青的那一個，倒半瓶水拿來。再去告訴表少爺，叫他到這兒來，說周家二小姐來了。

（羅媽退）

你從那兒來的？

周玉瑛

是罷，你們怎麼樣也猜不到的。你們看這些花那兒摘的？

何靜靈

田塍邊頭是不是？

周玉瑛（得意）

田塍邊頭現在那裏來的紫薇花？早一晌到多的是。這花，鄉下人叫他飯花，是不是？鄉下人告訴我說，這花開的時候，快割稻子了，有飽飯吃了。現在你看，稻子已經割過了，那裏再有飽飯花呢。野菊也剛開，還不很多。

何靜華

我到很爱野菊，小小的，藍藍的，孤獨地開在田邊頭，這才眞是菊花，比盆子裏養的好多了。你的紫薇花到底那兒採的呢？

周玉瑛

山拗裏邊。下半天了，我在家裏坐着有點悶，想出來看看。我沿着一條小溪走，水那樣清，緩緩地流，緩緩地流，有時候完全看不見了，都藏在水草裏面，你却聽見淸淸的聲音。我不知不覺就走到山上去了。啊，那小溪的源頭，只要靜華能够出看一看！周圍都是樹，密密地排着，却留出一片空地，靑草長得深深的。水都從石頭裏出來，有的從地下往上冒，有的沿着石頭往下滴，都匯成一個小池，停在石頭中間，旁邊，上下都是靑草，唉，那池水淸澈極了，可愛極了！我坐在一塊石頭上，望着水流出去，從一個缺口裏，輕輕地，慢慢地，唱着淸淸的調子。花就是那裏採的。

何靜華

你在那裏坐得很久嗎？

周玉瑛

我想是不很久的。可是夜來得那樣快，怎麼樣也

使你不覺得。我坐在那裏，一會兒就覺得我身邊的影子長了，越長越快，就像跑一樣的。那些烏鴉，也不知道那裏來的，都集在我頭上。牠們那樣叫，又吵又嚷，就好像要趕我走似的。你想，那原來是牠們的地方，我不應該在那兒耽擱久了，擾亂了牠們，靜華姊，是不是？我起身採了一點花便走了。在路上，我忽想起你叫我來玩一會兒，便不回去，一直走到你們籬門外面來了。我還不知道這面有這樣近呢。

（羅媽進來，拿着一個花瓶。靜華親自把花插上，玉英幫的忙。）

何靜華

表少爺呢？

羅媽

表少爺說他有點頭痛，想在房裏休息一會。

何靜華

頭痛？頭痛悶在屋子裏是不好的。羅媽，你去告訴表少爺，說我說的，頭痛到外面來乘乘涼好點。現在屋子裏熱，又有蚊子。

何靜華(起身)

我去叫他好了。

周玉瑛

怎麼勞動靜霞姊呢?我來並不一定要看他的呀。

何靜霞

沒有什麼,我也要進去望一下,吩咐羅媽作點事,順便叫他的。二姑娘,你同靜華坐一坐,我一會兒就回來。

(羅媽同退)

何靜華

你知道碩勞要走了嗎?

周玉瑛

要走了?

何靜華

他想回省城裏去。

周玉瑛

爲什麼呢?

何靜華

沒有什麼事。他覺得在鄉下住得太久了——也許是太寂寞一點罷——所以想回城裏去的。這地方,

我們這屋子裏，頌勞說過的，就好像古代幽清的荒島，本來太寂寞一點，不適於你們少年人居住。只有我，一半的生命已經消滅了的廢人，或者是我姊姊，已經從人生社會裏退出來了的，才能夠在這兒住下去。至於你們，你們生就是爲接受生命，享樂生命的，應該到那廣大富麗活潑的城市裏去。

周玉瑛

你們這兒很幽清——我眞愛這地方——但並不孤寂。靜華姊，我覺得惟有這幽清的地方才可以產生出最高的生活來。在你們這兒，總使我感覺得一種內心底聖潔和崇升。

何靜華

這不過是從你自己得到的反應罷了，正如同在鏡子裏看見的是你自己的美麗的影子。春天來到時，無論在卑濕的地方，在荒瘠不毛的地方，在最隱僻的地方，都會有春的種子萌生，有美麗的花開出來；你也是這樣，一切都等待着你的恩賜呢。

周玉瑛

（起來到靜華面前，擁抱着她的頸項）靜華姊，我眞——

何靜華

你的手怎麼這樣熱?唉,這才是少年人應該有的手,那能像我一樣呢。

（用兩隻手按在那個女孩子肩上，使她坐下。）

不要這麼激動,一切應該來到的事都要來的。

周玉瑛

（依着靜華，坐在她對面的椅子上）不,靜華姊;我覺得,我總覺得幽靜是很好的;甚至於孤寂也是好的。我羨慕你們這種平靜的生活。我常常害怕會有什麼東西來擾動我。

何靜華

孩子,害怕什麼呢? 沒有東西,也沒有什麼人會來擾動你的;只有生命的波動,而這正是你們少年人所應分得到。

周靜瑛（低下頭來）

不,靜華姊!

何靜華（握住那個女孩子的兩隻手）

你孩子!

（視勞進來，他臉色變得很白，顯出內心的爭鬥和煩惱的

情緒，她強制住自己。在談話中間，他的激動時時增加，卻用很大的力量壓制下去，而這些都逃不掉靜華的注意。看見他來的時候，她放鬆了玉瑛的手。）

何靜華

姊姊到叫你呢。

魯頤勞（坐在鞦韆的一角）

我遇見的。

何靜華

你怎麼不想到出來呢？

魯頤勞

是的，我正想出來；我覺得有一點頭痛。

何靜華

痛得怎麼樣？現在好一點嗎？

（緊接著改口）

不要緊的，想必是在屋子裏悶熱一點，出來到這兒坐坐，吹吹傍晚的清鮮空氣，大家談點話，就一定會好了的。

魯頤勞

所以——是的——所以我出來了。

何靜華

是呀。你看周小姐來很久了。

魯頌芬(紛亂地)

對不起得很，我本想馬上就出來的，羅媽告訴我，因為——哦——因為——

周玉瑛

(恢復了幾點來時活潑輕快的聲調)沒有什麼，我從山上來，順便到你們這兒看看。

魯頌芬

從山上來嗎?

周玉瑛

我到山上去，已經快晚了，我坐在那兒，看烏鴉回去。可是牠們好像要趕我走似的——那樣叫——我只要離開了。

魯頌芬

坐很久嗎?

周玉瑛

只一會兒，太陽跑得太快，不讓我多坐一會就要晚了。太陽快要下去的時候，樹林子也吐一氣，吹出

淸冷的微風。山脚下，我看見一個一個砍柴的都挑着滿擔的柴回去了。在深山裏面，一個人坐着，聽砍柴的刀子砍在樹上的聲音，想到一株靑油油的樹倒了，被擔回去，放在灶裏，變作紅的火——這樣，會把你的幻想引到無窮遼遠去呢，而且很有趣。

何 靜 華(向頌勞)

這一晌你爲什麼長日留在家裏？爲什麼不去採集標本？或者就山上去走走，吸呼一點新鮮的空氣也是好的。這家實在太沉悶了，於你們充滿着生命的少年人不相宜。你要是今天出去，也許在山上碰見周小姐呢。

周 玉 瑛

要去了也許會碰見的。

魯 頌 勞 (茫然)

哦，哦

周 玉 瑛

聽說你要走了嗎？

魯 頌 勞 不知道怎麼樣回答)

唔——

周玉瑛

剛才靜華姐說你要走了。爲什麼要走呢？鄉下多麼好！我却一直到現在還沒想到走這一宗事體。學堂裏開學還差得遠。

魯頌芬（回聲似的）

開學還差得遠。

何靜華

唉，其實這地方，也不是你們可以久住的，終久太冷靜一點。不過姐姐總願意你多住一會。你看，周小姐還沒有想到走。

魯頌芬（戰抖，一種變異的音調）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自己心裏沒有主張——誰知道？——說不出理由。

(靜珊進來，寂然坐入他們之中，誰也沒有理會，仍然繼續着說話。）

周玉瑛

爲什麼要走呢？現在秋天剛好開始，紅葉快生的時候，一會兒就是鄉下最美麗的時候了。你沒有看過鄉下的紅葉嗎？城裏頭可不容易看得見，不過你総看

過的，眞美麗極啦！你一定喜歡。

（熱情地說）

我剛才正走山上下來，走到山脚，太陽將要落了。西邊天上，站着一片片火樣的紅雲。太陽光從雲中間射出來，就像極長極長的火箭。我從沒有看見過那樣美麗的日落，就站住了，望着。對門山腰，已經有炊烟繞着，却不像平常一樣白，濕得紫紅。樹葉子受紅雲中間的陽光照着，映得通紅，一些沒有受到陽光的却顯得深黑。呵，滿樹的紅葉，比深秋的丹楓還要多！那眞美麗，是春天的紅葉呢！要是太陽不下去，我眞願意在那兒站一晚。

（這時候，天色已於不知不覺中漸漸黑了。）

何靜華（再捏着那個女孩子的手。

一切的生命，一切的美麗，一切的快樂，都是你的！

（低下頭來，間）

我却是一個半死的廢人，不能夠出去——

（間）

晚歸的牧人，趕着牲口從籬外經過。先聽見淸越的

鈴聲，隨後繼着脚步，而一切又都消滅了。）

周玉瑛

哦，已經很晚了，我應該回去了。

何靜華

（她始終靜俏地坐着，不斷地以母親慈愛的目光注視　她妹妹。這時候看見那兩個都沒有什麽話說，才發聲音。）再坐一會去，二姑娘。

周玉瑛

不的，我出來的時候，沒有對他們說，看見我這樣晚還沒回去，又掛念了。

何靜華

不要緊的，家裏總想得到你在我們這兒。

周玉瑛

還是回去的好，我常來的。

何靜華（向天空望了一下）

天快黑了。頤勞，你送周小姐回去好嗎？

魯頤勞

（顫抖，臉色變得更加蒼白，但別的兩個人却未注意他的激動）
哦，哦，是的

（想要起來，但好像沒有氣力；他仍然坐着）

周玉瑛

路走慣了的，又不是小孩子，為什麼要送呢？魯先生剛才不是有點頭痛嗎？

魯頤勞（局促似的）

頭痛——沒有什麼——現在好了。

何靜鑾

已經好了嗎？不要緊的，我送二姑娘出去，你想一會好了。

周玉瑛

我說過不要送的。

何靜鑾

我送你出去，只到門前。他們都在廚房裏，前面沒有什麼人，我順便去關關門。

周玉瑛（起來）

我走了，靜華姊，一會兒再來看你。

（向頤勞點點頭，提着傘，依然是她來時那種輕快活潑的步子走着）

何靜雲（送着）

你們兩個就在這裏坐一會兒，晚飯還不曾。妹妹，等一等，我不久就來推你進去。

（玉英靜蘊同退。當她們正在門邊消滅的時候，魯頌勞像發生了一種驟起的思想，站起來，向門走去；靜華伸出手來，有如要阻止他，但是很痛苦地自己抑制住了，只企切地向他望着。他走了幾步，像驟然中了暈眩，搖搖欲跌，扶住一根葡萄架的柱子立住了。他站在那裏，停了一會，在調理他的呼吸，於是回來，仍然是不穩的步子，坐下。靜華爲他臉上的神情所驚。）

何靜華

怎麼？頭痛？———啊，你病了！

魯頌勞（低的聲音）

是的 — 沒有。剛才我覺得有點暈眩，現在好了。不要緊的。

何靜華

我知道你有點病，我知道你這一晌來就有點不大舒服。要不要喝一點茶？

（伸手提住茶壺）

這兒有點茶呢。喝一點罷？

魯頌勞

不，謝謝，我現在不想喝。假如我要喝的時候我可以自自己倒。不要緊的。

何靜華

我知道你這一晌來很不舒服的，爲什麼呢？——唉，你很憂鬱。

魯頌勞

憂鬱？我？

何靜華

是的，你很憂鬱，有很大的憂鬱藏在你心裏呢。

魯頌勞（抗辯地）

不會的……

何靜華

沒有什麼事要隱瞞我的！近來你爲什麼不工作了呢？初來的時候，你很喜歡這兒，說鄉村的地方很給你以許多幫助，而且說在這兒可以採集幾種頗爲特別的標本。爲什麼這些都不能再引起你的注意了呢？你近來拋棄了你的工作，很奇怪地；而你的心完全被憂鬱侵襲了。爲什麼你變得沉悶？難道是這兒孤

寂的空氣不適於你呼吸嗎？這兒誠然是很冷靜的，但是你仍然可以享樂生命的波動，不是嗎？爲什麼你想要走了呢？我實在想不到你這樣快就要走；我以爲會要九月間同周小姐一同走呢，

徐頌勞

（戰慄用手掌緊緊按住太陽穴）我怎麼能夠說！我……

何靜華（憐惜地）

不要這麼難受！爲什麼你這樣發抖？爲什麼這樣憂愁？我以爲你正——

（聲音沉在她的唇上；間。她發出傷情的嘆息，有如自語）

我一個殘廢人，已經從社會裏退出來了，不，簡直從生命裏退出來了，我還能需要什麼？

（間）

然而這一種安靜的孤寂的生活，頌勞，你知道，却使我的內心很定，什麼事情都能夠觀察，是的，隨便什麼事情我都能看得很清楚，瞞不着我的。你現在，生命的花正等待着你，正等待着開放出最美麗的花來，爲什麼又有憂愁壓着你的心呢？

徐頌勞（不能自持）

唉唉，只要我能够——

何靜華

對於我，沒有什麼事要隱瞞的。你看我，已經是一個從生命裏退出了的人，但正因爲這樣，我什麼都知道。我是，正好像一個幽靈，悄悄地在晚上走過，揭開看着人間的夢！不過我只是看看罷了，决不會參進去。

（憐惜地嘆息）

也不能夠參進去的。

（問）

是的，什麼事情我都看得很清楚，我便好像你一個親姊姊 — 我很想做你一個親姊姊 — 一心一意地看顧着你……

（她忽然覺得衰弱，不能支持下去，趕忙倒一杯水喝了，然後再說）

你有什麼話對我說好了。

魯頤芬（像在夢中）

我不知道，不知道要怎麼樣說……我不知道。

何靜華

剛才你說你頭痛，是的嗎？

魯頌勞（惶然）

頭痛？是的，我剛才覺得……現在好了，不要緊的。

何靜華

那麼，爲什麼你剛才不出來，我叫你送玉瑛又不去呢？

魯頌勞（發出不能自持的戰慄）

唉，唉！

何靜華

不要這麼難受，安靜一點，頌勞！不要難受。

（變了一種音調，好像所說的給他以痛苦，用勉强才說出來的）

我知道你現在發生戀愛了，這誠然是一件可以使人憂鬱的事。

（聽了這話，頌勞發出不能自持的戰慄）

但却會給人以更多的快樂。安靜一點，好好地接受這生命的恩賜。她誠然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我也很喜歡她。這事情我看的很清楚；你發生戀愛了。每

一次我們提到她，尤其是那個女孩子在這裏的時候，你非常不安，你是因爲這個而憂鬱的嗎？

魯頌勞（臉埋在手裡）

只要我能夠——

何靜華

唉！這個不是你全憂鬱的原因，你還藏着別的秘密。對我說呀！你爲什麼要走？告訴我，不要隱瞞，把我當一個親姊姊看待，有什麼事都可以對我商量。對我說呀，到底爲什麼事這樣憂鬱呢？

（這時候，天很黑了，只賸得一點點薄暮的微光，已經看不清楚他們兩個人，只在朦朧中看見兩個黑影。）

魯頌勞（臉仍然埋在手裡）

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一些我所不能解决的事情。怎麼辦？

何靜華

說呀，告訴我！我會能够幫助你的。把我當作你的親姊姊，一個知道得很多，但是已經從生命裏引退了的親姊姊。

（頌勞沒有回答，臉仍然埋在手裡。閑）

魯頌芬

(抬起頭來，痛苦的聲音，但是顯的決斷。)我一定走，明天就走！已經決定了。

何靜華(同情的嘆息)

唉！你……

(急忙改作和平的聲音)

是的，明天就走。但是你能够告訴我你要走的原因嗎？

魯頌芬

是的，我告訴你，我一定告訴你，但是我從那裏說起呢？

何靜華(憐惜地)

不要緊，你慢慢的說罷。

魯頌芬(很衰弱的，要起精神說下去)

你問我爲什麼憂鬱，爲什麼要走是嗎？唉！現在我我已經決定了，明天就可以走的。我不能不走，我怎麼能够留在這裏呢？以前我還猶疑，我的意思還不能決定。現在我已經決定了，我的心也覺平靜一點。剛才她來了，我不敢出來。我知道，一看見她，一切歷

迫着我的情緒會變得更加强烈的；而事實上完全如此。但是，這一種情緒，你叫作戀愛。然而我的憂鬱，我決定要走，却並不是有了什麼不能成功的敗挫。你知道，你一定看得出來的，她並沒有察出我的情緒來，我完全沒有向她表示過一點點，你知道的。

（像沒有氣力了，休息一會，又提起精神來再說）

我第一次看見她，是同你到鎮上去看賽會，後來一同到她家裏。那時候，我的心是很平靜的。還沒有一絲波紋。你知道，我已經決定把我的生命獻給我的科學。對於我的科學，已經有了一些偉大的理想，雖然還很浮動，還未堅固地形成；但終久要產生出來的。這是很艱苦的工作，需要竭我全生命的力量。所以，我從來沒有意想到戀愛。這事從來未曾擾動我的心；除掉我的科學之外，我再不戀着別的了。那一次我看見她，也同我看見別的女子一樣，毫不經心就過去了。一直到三星期以前，那一次她來了，你記得嗎？

（停一下，好像要等靜華說話，但是她是靜悄悄地聽着）

唉：我情願沒有那天，那擾動靈魂的一天。那天爲什麼來到呢？

（閒）

我們正坐在這葡萄架底下，羅媽拿一個西瓜來，剛預備剖開；她來了。她給你送新熟的菱角和芡實，又在路上摘了一朵晚開的荷花，我想是我們門前不遠那個池塘裏摘的。她是多麼愛花！差不多什麼時候都讓花和她自己伴在一塊。我說的很清楚，那景緻還留在我眼前；她穿的是一件藕白色的長袍，一朵紅蓮在她的左手裏……

（閒。他想要起來，但是沒有氣力，又坐下了）

唉！忽然間有一種驟起情緒壓着我，從前未曾經驗過的。起初我不知道是什麼，因爲這是第一次，這情緒於我還很生疏，我還不曾認識過。隨後我才知道了，雖然我不能明瞭，但是這却使我慌惶，使我不知道怎麼辦；因爲我不曾預期，也不預備接受。起初我想否認這個，以爲不過是偶然的衝動，過一會兒就好了的。我想只要出去跑一趟，採集一點標本，回來再看書，便一切都能夠照常進行了，但是沒有用。情緒一天天變的強烈，使我不能平靜，使我不能好好地作我的工作，不能按着常軌思考，甚至於使我晚上不能

疑眠。然而這個却不宜於我的工作，我決要獻我的全生命的。唉唉，這幾天來，我多麼難受！

（頓。埋頭在手裡，一會兒再抬起　）

怎麼樣辦呢？我心裏起了强烈的爭鬥，不知該走那一條路好。而感情是這樣强烈，不休息的苦惱着我，但是我却不知道，假使隨着我的感情下去，會得什麼樣的結果。我不知道，覺的很蒙昧，我完全不知道——我害怕，然而每一見到她，不，只要每一次想到她，我的心不能不跳動，我的血液不能不增加速率，我的手不能不顫抖，——為什麼呢？——而同時我覺得這是一件奇特的事，一些殊異的情緒，為我所不能瞭解的。怎麼辦呢？唉，唉，我能够怎麼樣辦？

（間）

我想，要是我向她表示我的情緒，也許她會不完全輕蔑，也許她能够容納一點點。但是往後又怎麼樣呢？這實在太是蒙昧，太神祕，我想像不出來，而且，這情緒於我是這樣生疏，這樣異常，使我不能瞭解我自己的心境。我所遭遇的，這一些顯示給我的和我內心起來的，究竟是什麼，包含着什麼意義？是懸

愛？也許不是？也許竟只是一個幻象，一會兒就要消滅的？也許我自己在欺騙我自己？也許……？而且，而且，我的工作呢？以後的生活將是什麼方式？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但是我又不能解脫我自己，使我的心復歸平靜。我害怕，我完全昏迷了。唉，唉，生活有時候是如此苦辛，好像一切的路都從你面前閉塞了！

（周·恢復他的呼吸。）

現在我決定了，我得到一點救援，就是從這裏走開，也許離開一點，我能夠再恢復我的平安。也許一切都只是一個夢，明天的時候，我醒來，一切的事，都照原來的秩序進行着，而腦子裏只留下一點點朦朧的夢中殘餘影像。也許我所有的是一種眞摯的强烈的感情，但是我不會再同轉的。時間會給我以慰安，會洗淡了一切的痕跡，終於輕微下去，只留下一個幻影；而我將懷抱着這個幻影，我去做永久的夢！也許夢比實際的生活還要眞實還要甜蜜，而我的生命是，僅只適宜於這樣的夢的——靜華姊，我一定明天走了。

何靜華

你已經找到了你的道路，而我……

（俯在桌上，哽咽起來。）

何靜瑩（出現在門邊）

妹妹，頌勞，不要再坐了。外面黑了，進來罷！

（向他們走來）

何靜華

（急忙抬起頭來，拭去淚痕，掩飾她的聲音）哦，姊姊，你來了！好的，我正想去，你來推我罷！

何靜瑩

不要急呀，孩子！

（她走來，推着靜華的椅車子，頌勞跟在後面）

何靜華（回頭望）

姊姊！

何靜瑩

什麽呀，妹妹？

何靜華

我的花，紫薇和野菊，玉琪送我的。

——幕

從人間來

（獨幕劇）

從人間來

角色：

祖母，一個瞎子

祖父

三個女兒

旅行者

樓上的期待者

一間大的廳子，上面是樓，底下是灰色石頭鋪的地面。後面，一排大理石的柱子。從柱子中間望見一處花園子，成行的花和樹修飾得很整齊，但是太莊嚴而且太陰鬱。園子盡頭是成行的高大的楓樹。在遠處，有曲折的河流向此地流來。廳子右邊和左邊都有七層白石的階級。階級兩邊，上和下，各有兩根柱子，連結着柱子的是白石雕花的欄干（但右邊的只能看見上面的柱子）。在中間，稍微靠後一點，向着右邊，有白石的樓梯

到樓上。梯級兩旁是白石雕花的扶手。天花板上，雕着紅色和紫色的花紋。廳子中間，紫檀茶几上放着高大的磁瓶，裏面插着各色鮮花。

夏天的早上，太陽從窗子裏射進。

祖父，祖母和三個女兒從左邊走上來。

祖父和祖母，一個瞎子，都非常衰老了，簡直看不出他們的年紀，七十，八十，還是一百。他們的頭髮，鬍子，以及眉毛全部白了；他們的背極其彎曲，彎曲的拐杖高出他們的頭上。要不是藉牠的力量，他們是走不上這高大的階級的。祖父走前，一個女兒牽着祖母，另外的兩個跟在後面。沿着欄干，他們每一步走得又輕又慢，就是老人們的拐杖觸着地也沒有些微的聲音；好像一羣行駛的影子。三個女兒穿着同樣的黑衣裳，很寬大得不稱身，使她們顯得並不像少女。

祖父走到最上的一級，坐下來了，三個女兒引着祖母坐到他旁邊，緊貼住着。

祖　母（她摸着拄杖）

太陽已經從這裏走開了，今天好像比別的日子要晚一點。

一 女

幾張樹葉的影子正浮在你擡的地方。

另 一 女

太陽才到那最高的楓樹底頂上呢。

祖 母

今天跟別的日子一樣早晚嗎?

三 女

今天也跟別的日子一樣早晚。

祖 母

爲什麼我覺得今天比別的日子要晚許多呢?

三 女

那是因爲你昨夜裏沒有睡着。你不應該醒得那樣早;我們很早就聽見你轉側的聲音了。

祖 母

一定很晚了。我覺得我心裏有一點焦急。

三 女

爲什麼焦急呢?今天正和別的日子一樣,一些也沒有變動。

祖 母

我們今天要跟往常一樣在這裏等待。

三　女

是的，我們要在這裏等待。

祖　父（嘆息）

我們已經等待夠二十個長的年頭了。

祖　母

二十個長的年頭天天在這裏。

（祖母似乎要摸索她的拐杖，但又停止了。靜默。）

祖　母

他們已經掃好了地沒有？

三　女

是的，地下沒有一粒灰塵。

祖　母

他們把那些花瓶放好了沒有？把花都插好了沒有？

三　女

每一個瓶子裏都插滿了鮮花，而且每一個瓶子的位置都跟從前一樣。

祖　母

這一切都是你們在這裏監視着做的嗎？

三　女

是的，我們在這裏監視着，跟昨天一樣。

祖　母（嘆息）

在等待了二十個長的年頭之後，也許她今天要下來的罷。我們要把一切的東西都弄得很歸一，不要使她看見不悅意的東西。

祖　父

一切都要要跟從前一樣。

祖　母

一切都要和二十年前的那一天所遺留下來的一樣。

三　女

這裏，園子裏，一切都和從前一樣，和二十年前的那一天所遺留下來的一樣。

祖　父

除掉那些樹已經長高大了些。（靜默）

祖　母

你們要留心聽。

三　女

是的，我們在留心聽着。（靜默）

祖　父

二十年前的一天，夜裏，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從這裏走出去了。

祖　母

他出去的時候，沒有讓一個人知道。

三　女

那一天夜裏，聽見有搖櫓的聲音在水面上。輕輕的搖櫓的聲音從水面上消滅了，宛如一個幻想。別的什麼也不知道。就在那夜裏，我們失掉了他。

祖　父

並且沒有一個人知道是爲什麼原因。

祖　母

就在那第二天，我的女兒自己關閉起來了。她關閉在樓上，不讓一個人有看見她的機會，就是我們也不能夠。

祖　父

並且沒有一個人知道是爲什麼原因。

祖 母

已經有二十年了。

祖 父

多麼長的等待呵！

祖 母

今天她也許要起來的罷！

祖 父

今天他也許要回來的罷！

三 女

今天他們也許要來的。

祖 母

昨天已經過去了，前天也一樣。今天，也要跟往常一樣過去的呵。（靜默）

我好像聽見樓上有什麼聲音。

三 女

我們沒有聽見。

祖 母

我好像聽見樓上有輕輕步行的聲音。

三 女

我們沒有聽見。

祖　母

我好像聽見她從床上起來，起來，走到窗戶旁邊。她停在窗戶旁邊，凝望着。

三　女

我們什麼也沒有聽見。

祖　母

但是我聽見有聲音；這是什麼聲音呢？

三　女

有微風從前面吹來，經過這裏，吹動了瓶子裏的花，發出輕微的嘆息。你所聽見的就是這個罷。

祖　母

現在我沒有聽見了。

三　女

這風已經到了園子裏。現在她停在園子裏，和樹葉子游戲。

祖　母

現在我又聽見一些聲音了。——你們起來，到廊子上去。你們到那裏仰起頭來，看有沒有一個影子俯

在窗上。

三　女

是的，我們都到廊子上去。

（她們都到廊子上去了，在柱頭外面。）

祖　母

你也要去嗎？

祖　父

沒有。我留在這兒，在你旁邊。

祖　母

你不能夠走去了。

祖　父

我已經很久沒去了，但是我還能夠去的。

祖　母

你不能夠再仰望了。

祖　父

從前我能夠；從前我是那樣作的。現在我已經太老了，我彎曲的背已經不能夠再直伸，我的頭也不能夠再抬起來仰向天上了。（三女間來）

祖　母

你們看見了嗎？

三　女

我們什麼也沒有看見，和昨天一樣。

祖　母

窗戶是開着的嗎？

三　女

只有一個開着的，其餘關閉，和昨天一樣。

祖　母

一切都和昨天一樣嗎？

三　女

是的，一切都和昨天一樣，這裏，園子裏，樓上，一切都和昨天一樣。

祖　母（嘆息）

如何空虛的等待啊！

一　女

她是多麼企切。

另一女

我們也是。

祖　父

如何空虛的等待呵！

三　女

（她看見祖母伸手摸索）你要什麼呢，祖母？

祖　母

我要我的拐杖。

三　女

你想要起來嗎？

祖　母

你們扶我起來。

三　女

（她們扶祖母起來，把那長而彎曲的拐杖遞到她的手中）

你想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祖　母

你們扶我到梯子旁邊去。

（她們扶祖母到梯子旁邊；祖父仍然坐在原來的地方，憂鬱沉沉地低着頭，埋臉在他手中。祖母站到梯子旁邊，一層層摩挲着梯級直到她手所不能及處，然後慢慢坐下來。）

這就是她所走上去的梯子嗎？

三　女

是的；你知道除掉牠以外沒有別的梯子。

祖　　母

就從這裏，二十年前的一天，她從這裏走上去了；再沒有下來。

三　　女

並且沒有人能夠看見她。

祖　　母

你們還記得她嗎？還有那一個，二十年前的一夜從這裏走出去了，現在沒有人知道他在什麼地方的游子，你們還記得他嗎？

三　　女

我們都記得的。（靜默）

祖　　母

孩子們！

三　　女

什麼事，祖母？

祖　　母

你們在那裏？

三　　女

我們在你面前。

祖　母

你們沒有離開我嗎？

三　女

我們沒有離開你。

祖　母

三個都是？

三　女

三個都是。

祖　母

你們一刻都沒有離開我嗎？

三　女

我們一刻都沒有離開你。我們通通隨在你身邊，影子一樣。

祖　母

祖父隨我們來了嗎？

三　女

祖父沒有隨我們來。

祖　母

他在什麼地方?

三　女

他仍然在原來的地方。你好像不安似的，祖母。

祖　母

沒有什麼。我只是忽然覺得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在這裏似的。沒有什麼。(靜默)

孩子們!

三　女

什麼事，祖母?

祖　母

沒有什麼事發生?

三　女

沒有什麼事發生。

祖　母

我好像覺得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三　女

你有什麼樣的感覺呢?

祖　母

我不能够知道;也許是很難受的，我似乎覺得等

待得太長久了。

三 女

二十個長的年頭。

祖 母

我似乎覺得應該有一個終結。

三 女

是的，應該有一個終結。

祖 母

但是什麼樣的終結呢？

三 女

但是什麼樣的終結呢？

祖 母

但是，縱然她下來了，踏着我現在所坐的地方，我還能夠看見她嗎？

三 女

是的，你不能夠看見她了。

祖 母

我等待了這樣久，我天天凝望着；我的眼睛因爲過於疲勞而失掉光明了。現在縱然我的女兒走了下

來，我已經不能夠看見她了。

三　女

但是你可以聽見；你可以清清楚楚覺得，你所等待的人已經立在你身邊；你的手可以觸到她的手。

祖　母

所以我想，我將不再等待了；而且經過了這樣長久的時期，我也不能再等待了。我的眼已經失掉了光明，我的生命也快要失掉光明了。

三　女

不會的。因爲缺乏睡眠，我們很早就聽見你轉側的聲音，你，所以才起這樣的幻想罷。

祖　母

我覺得我心裏忽然充滿了一種別的東西，爲我所不能了解的。

三　女

這是因爲太企切了的等待使你疲倦了的原故。

（靜默）

祖　母

孩子們！

三　女

什麼事，祖母？

祖　母

你們在很早很早的時候，到外面去看了沒有？

三　女

我去看了的。

祖　母

你們去到河邊，向東方，就是那河水流去的地方望了沒有？

三　女

是的，我們去到河邊，向東方，就是那河水流去的地方望了的。

祖　母

仍然沒有一隻船經過，跟昨天一樣嗎？

三　女

仍然沒有一隻船經過，跟昨天一樣。

祖　母

河面上非常靜寂嗎？

三　女

是的，河面上非常靜寂，靜寂得宛如永久的長夜。(靜默)

祖　母

孩子們！

三　女

什麼事，祖母？

祖　母

有什麼人走來沒有？

三　女

沒有什麼人走來。

祖　母

我好像覺得有人在花園裏走着，向我們這一方面走來。

三　女

在花園裏沒有什麼人，沒有人向我們這一方面走來。

祖　母

也許是，是在那邊，在花園外面，有人向我們這一方面走來。

三　女

在花園裏也沒有什麽人，靜寂得跟昨天一樣。

（靜默）

祖　母

孩子們！

三　女

什麽事，祖母？

祖　母

你們留心聽着沒有？

三　女

我們留心聽着的。

祖　母

你們注意到一切的事情，注意到一切將要發生的輕微的變動沒有？

三　女

我們都注意着的。

祖　母

我好像覺得將有什麽變動，一定的，我好像覺得有什麽事將要發生。

三　女

沒有什麼事將要發生，一切都同昨天一樣。

祖　母

祖父呢？

三　女

祖父仍然在原來的地方，也許他已經睡着了。

祖　母

他沒有發出什麼聲音嗎？

三　女

沒有，他很安靜。

祖　母

我聽見一些聲音。

三　女

我們沒有聽見。

祖　母

我聽見一些聲音，一定的，我聽見一些聲音。

（繼續）

我聽見有聲音在河面上，在很遠很遠的河面上，一種我們不常聽見的聲音。

三　女

我們什麼也沒有聽見。

祖　母

我聽見這處的蟬聲停住了；牠們從河岸的柳樹上飛開去。牠們原來是整天整天叫着的，要是沒有什麼東西去擾亂牠們。一定的，一定的一定有什麼大的東西從河面上經過。

一　女

現在我好像聽見一些輕微的聲音了。

另一女

現在我也聽見了；並且這聲音彷彿是向我們這邊來的。

祖　母

你們去，你們去，到廊子上去看 — 有什麼事要發生了！她們走到堤面，向遠處凝望。）

三　女

我們沒有看見什麼。

祖　母

你們再看看。一定有什麼事發生；我聽見更大的

聲音了。

三　女

我們也聽見聲音，但是我們沒有看見什麼。

祖　母

你們再看看——我聽見搖槳的聲音！

三　女

現在我們看見了！我們看見一張白的影子——是一隻船——她張着雪白的帆——一隻大的船向我們這方面駛來——她的白帆觸着柳樹的枝子——所有的鴉都飛開了，停了聲音——她是那樣大，差不多河容她不下了——她走得那樣從容，有如在天鵝絨上滑過——

祖　母

（她起來，摸索着到她們旁邊）你們還看見什麼？

三　女

一隻大的船向我們駛來！

祖　母

告訴我告訴我你們所看見的。

三　女

現在我們已經能夠看得很清楚。她張着雪白的帆。她美麗得像一個新娘捧着鮮花披着長紗的美麗的新娘——船兩邊站着許多水手，他們搖着雪白的槳——船頭上立着一個人，他望着這裏；他凝望着這裏——看呵，那船要停在我們的門前；那船已經停在我們的門前——她拋下了錨——水手們把船纜繫在門前的樹上——那個人走下了船頭——呵，他向我們的家走來！

祖　母（激動了）

一個人向我們這裏走來？他是什麼樣子？

三　女

樹子把他遮了，我們看不清楚，但覺得他是很崇高的。

（外面水手們唱着離別之歌：

"我們要回去了，

"我們要回去了，

"回去到地母偉大的懷中。"）

祖　母

他是到我們這裏來的，他是到我們這裏來的！是

他，這是他回來了！他如今回來了，在二十年之後，在二十年長期的等待之後。我們走向他去！

三　女

你慢一點呵，祖母。

祖　母

我們走向他去！

三　女

讓我們來扶你罷。你的眼睛看不見，而石級是那樣高。祖母，你慢一點呵！

祖　母

怎麼樣辦！他進來的時候會看不見一個人。我聽見他已經走進屋子裏來了。他會看不見一個人。

三　女

我們大家都在這裏阿。

祖　母

祖父呢！他還睡着嗎？叫醒他，叫醒他，告訴說，他所等待着的那個人已經回來了。

三　女

祖父睡得那樣熟。

祖　　母

叫醒他，叫醒他！

三　　女

（她們走到祖父旁邊）但是祖父睡得那樣熟，我們怎麼能夠——

祖　　母

唉唉，他會到這裏來了，在這個屋子中間——他已經到這裏來了，我聽見他的脚步聲，是他的脚步的聲音——

（那離家二十年的旅行者進來了。他穿着黑色的旅行服。他顯得崇高，嚴肅，而且憂鬱。那旅行者跪在祖母面前，擁抱着她；她放她的兩手在他頭上。）

旅 行 者

是我，現在我回來了。

祖　　母

我們是，多麼困難地等待着你底回來啊！

旅 行 者

唉唉，可憐的祖母，你是多麼的衰老啊！

祖　　母

我已經很衰老了。

旅行者

唉唉，可憐的祖母，你的頭髮多麼白，你的背多麼彎曲了呵！

祖　母

這些頭髮，是因爲盼望你而白了的。這背，是因爲等待你而彎曲了的。還有我的眼睛——

旅行者

唉唉，你的眼睛已經看不見了呵。

祖　母

我是等待得太長久了呵。我雖然還要再等待下去，但是我的眼睛已經不能夠，牠已經瞎了。

旅行者

可憐的祖母，我差不多不能夠認識你了。

祖　母

你看，這是我的手，牠們是多麼戰抖呵。我的腿，牠們差不多不能夠載着牠們的身體了呵。

旅行者

那是祖父呵！

（旅行者走去，吻着祖父底白的頭髮。）

他的頭髮多麼白，他睡得多麼熟。我不要叫醒他，只在他這白的頭髮上接吻。他是多麼困倦！

祖　　母

他常常是這樣困倦的，自從他在長期等待着的時候。

旅行者

唉唉，可憐的祖父！

祖　　母

我們是，我們都因爲等待你而消沉了，我也常常困倦的。

旅行者

這是我三個小的表妹呵。

祖　　母

這是你三個小的表妹。

旅行者

呵呵，她們已經長得這樣高，長得這樣美麗了。

（她們互相擁抱一下。）

唉唉，我的表妹，你們爲什麼都穿着這樣博大的

黑的衣裳呢?

三　女

我們向來是這樣穿着的。

旅行者

這使你們顯得並不像少女呵。

祖　母

自從你出去以後，自從你出去了以後，沒有人知道你在什麼地方，她們就是這樣穿着博大的黑的衣裳了。

旅行者

呵呵，這些地方，經過了二十年，還是和我從先在的時候一樣呵。

三　女

我們是這樣保留着的。

旅行者

你們是這樣保留着的!

三　女

每一天早上，我們便到這裏來，看他們佈置得和從先一樣，我們留心察看，不使這一天與先前的一天

有些微的差異。

祖　母

我們知道有一個時候你要回來的，終於有一個時候你要回來的。我們恐怕你回來的時候，會不認識你所從出去的地方——但是變更了的却是人，我們沒有法子把人也同樣保留着。

旅行者

一切都在變更着，在變更着的永久。

祖　母

我們是在何等空虛的等待中啊！

三　女

我們是，每一天早上，我們便到外面去，向東方，就是那河水所從流去的地方凝望。那河水曾經把你帶了去的，我們知道有一天會把你帶回來。

旅行者

現在我已經回來了。

祖　母

在何等長期的等待之後。

旅行者

但是你們都在這裏嗎？

三　女

我們都在這裏，每一天我們都在這裏，在這裏等待而且凝望。

旅行者

但是還有一個人，還有一個人在的，但是我現在却沒有看見她。

祖　母

唉唉，也和你一樣，我們等待着她。別離壓着我們二十個長的年頭了；我們在等待着，等待着你，也等待着她。

旅行者

那麼，她現在應該囘來了。

祖　母

她在這個樓上。

三　女

我們的姐姐在這個樓上已經二十年了。二十年她不曾下來，二十年她不曾讓一個人看見她。

祖　母

就在你去的第二天，她就沉在這個樓上了。

三　女

那一天夜裏，我們聽見水面上有輕輕搖櫓的聲音；輕輕搖櫓的聲音像幻夢一樣消逝，你也像幻夢一樣消逝了。其餘的什麼也不知道。就在那淸晨，很早很早的淸晨，一切都還寂靜着的淸晨，我們覺到輕輕的脚步輕輕的脚步踏到我們的靈魂上——而一切完全靜寂。

祖　母

（引他到樓梯旁邊）你來看看！二十年前，她的脚步放在這上面的，以後，就再沒有誰的脚步放在這上面了。你看看這上面的灰塵；除掉這下面的一級，因爲我常常在這上面坐。

旅行者

但是，不久會再有脚步放到這個梯子上面的。

祖　母

你走出去，仰起頭來看。

旅行者

我已經那樣做了。

祖　母

你看見什麼？

旅行者

我看見所有的窗戶都關了，只有一處開着的。

祖　母

她把所有的窗都關了，只有一處開着，就是對着河流的那一方。今天是這樣，昨天是這樣，以前的每一天都是這樣。

三　女

我們是，每一天每一天都在這裏。在這裏我們可以望見河流，並且只有在這裏我們可以望見河流；而且我們可以留心聽，聽樓上有沒有輕微的脚步底聲音。

祖　母

只要我們能夠聽見輕微的脚步底聲音——

三　女

但是我們沒有聽見。在白天我們永遠不能聽見一些聲音。在這裏一切都是空虛的，宛如一個空虛的幻想，如我們的等待。

旅行者

但是你們也曾——

三 女

有時候，在靜寂的夜，月明的夜，我們裹着我們美麗的長袍，在園子裏行走，如我們的姐姐從前所作。我們這樣作，使這個園子能夠想起從前那些美麗的夜，使牠不至於空虛，如我們的心一樣空虛。在那些時候，我們覺到一個白的影子臨於窗前，我們覺到有輕微的脚步底聲音。

旅行者

你們聽到有輕微的脚步底聲音？

三 女

那輕微的脚步底聲音有如踏到人的靈魂上面，我們覺得。

旅行者

是的，在人的靈魂上面，有那些輕微的脚步底聲音。

三 女

但是我們在何等空虛的幻影中呵。我們想要充

實我們的生命，我們等待着。

旅行者

你們是何等空虛而又充實。空虛的等待，等待的充實。以後，你們將不復等待，將另外有一種別的生命，空虛而又充實。現在我已經回來了。

祖 母

我最小的兒子已經回來了。

旅行者

但是，現在我請求你們暫且離開我一會。

祖 母

他一定很疲倦了；是的，在他走了這麼久之後。你們看見他顯得疲倦的樣子嗎？

三 女

我們沒有看見他有疲倦的樣子。

祖 母

但是他一定需要休息的；我們離開他罷。

旅行者

請你們暫且離開我一會，只不多久的一會。

（三女扶着祖母下去了，祖父仍然在原來的地方，睡着，

臉埋在手裏，他睡得很熟）。

（旅行者目送他消去了。悄靜立着，臉向着後面，有如一個雕像。風從後面吹來，拂着他的長頭髮。於是他走到梯子旁邊，凝望着，他想要上去，但又停止了，而伸手撫摩着梯級，溫情而又激烈，一層層，直到他手所不能及處。他望着上面，張開兩手，有如祈禱。）

現在我已經回來，從人間！

（他略微退開來一點，那樣子，好像恐怕他站在那裏要觸犯了誰。無論從什麼地方看來，都可以知道他是在企切地期待。短時期的靜默。）

現在我已經從人間回來。

現在站在這裏的，是一個人，等待着，而且無有終極地等待着。

已經是二十年了，我出去，而我又走回來。

我需要重看見你，呵，生命的發揚！

唉，你呵，被退抑着的，被隱藏着的，從前被隱藏着，現在被隱藏着，將來被隱藏着——唉，永遠被隱藏着的！

看呵，我站在這裏，一個人，走到人間，而且要重

走到人間。

我站在這裏，我的頭，我的手，我的足，我的一切！下來罷！

（他走到梯子旁邊，攀着梯子，他的眼向上望着，有如祈禱。）

我需要重看見你。

下來罷，你沒有被人被人看見過的，除了我不會有人看見的，我需要重看見你。

（在樓梯上，從不看見的門中，走出一個女人。她穿着白色曳地的長袍；在袍子上有幾縐褶，褶而且雜亂的深紅色的條紋。她的頭髮披散在肩上，沒有結，也沒有緞帶。她的面貌有如一個陰影，又如在暗夜中看不見的光。她走下，慢慢地，慢慢地。她的手扶着欄干，有如將要傾跌，她的長袍曳在梯子上面。

（她走到底下，伸出手來，旅行者和她作一個短的握手。

（於是，她又走回到樓上，慢慢地，慢慢地；她的長袍曳在後面；消失了，有如一個幻夢。

（旅行者靜立着，有如一個雕像。於是他走了。

（在遠遠，水手們唱着歌：

"歸來罷，

"在等待着你呢；

"歸來罷，

"孩子在呼喚着你呢。"

（水手們唱着離別之歌：

"我們要回去了，

"我們要回去了，

"回去到地母偉大的懷中。"

（聽見解纜起錨和搖槳的聲音。靜默。）

祖　　父

（他被這突然的靜默所驚，醒來了）我的夢，我等待着的夢呢？

（他向各處張望。）

他們已經都走出去了！

一　幕　　　　培　良

這個劇本曾在世界週刊發表過，一年來的事了，但後來改動一點，雖不多，却重要，就是旅行者的獨白，故再發表一次。又此劇經狂飆演劇部在南京公演，其角色之分配如下：

趙父——葛彥祥先生；趙母——丁月秋女士；三女——陳沉櫻女士（只用了一個人）；旅行者——陳瑞秋先生——樓上的期待者——李寄英女士。

黑暗中的紅光

角色：

祖母

小妮

文大哥，小妮的父親

小德子，小妮的哥哥

李大漢

魯桂生

黑鬍子

柳老爹

中年農夫

青年農夫兩人

軍官

兵士五人

事件發生在被兵匪蹂躪的北方鄉村中，文大哥家裡。是個

寒冷的冬夜。黑暗的小屋子，不規矩地立着；右邊，被凸入的牆佔去了一部份。右邊的牆和後方的牆上各有一張門，兩個門中間有一張舊桌子。左邊是土炕，炕上擁擠地堆集着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炕後面，窗戶的空隙被稻草破紙之類嚴密地塞着。一個小白罐子在炕右邊。隔爐子不遠，祖母在紡紗，一盞冒煙的油燈照着她。她已經十分老了，彎曲的影子在黑暗中搖動，不安而且急燥。她時時停下來，凝聽着，像是過度疲倦時休息底尋求，又像是等待着誰。大風，時時撞擊門戶。

後面的門開了，又輕又慢，好像並沒有人在推着；但祖母立刻發現了，停下來，望着。小妮從裏面露出臉來，窺探了一下，又擺擠把門一點點兒推着。她是一個九歲的小姑娘，瘦削，蒼白而且怯懦。她的頭不相稱地大，而在頭上，閃灼着更其大的，黑的，深陷的眼睛。她的舉動輕怯緩慢，有如一個影子；在行止上是衰弱的，但在智慧上卻是早熟的。這時候，她已經睡了，重又起來。

祖　母

小妮，起來啦！

小　妮

奶奶！

（她輕輕地走了出來）

祖　母

你怎麼起來啦？幹麼？

小　妮

奶奶，我睡不着。

（她走到祖母那兒，慢慢地，沿着牆脚。）

祖　母

這麼冷，起來幹麼？不聽話的孩子！

（她沒有答理，靠到祖母身上。風碰着門戶。）

多麼大的風！看，手凍得這麼冷了；衣服也不扣，凍了，怎麼辦？

（給她扣好衣服。）

小　妮

我睡不着，我怕。

祖　母

怎麼會睡不着呢？

小　妮

夜貓子叫，我怕；奶奶，我聽見夜貓子叫呢。

祖　　母

那來的夜猫子叫，我又沒有聽見呢。

小　　妮

可是我聽見了。奶奶，我一個人睡不着，把腦瓜子從被子裏伸出來，就聽見夜猫子叫——奶奶，聽見夜猫子叫要死人的，是不是？

（她把臉偎到祖母的臉上去。）

祖　　母（她吃驚了，但願意立刻消滅這件事）

瞎說！沒有的事。外面冷，還是再去睡罷。

小　　妮（沒有理會，仍然繼續說下去）

奶奶不是說過的，夜猫子叫，聽見了要死人的？

祖　　母（更慌了）

快別說這樣的話，不會有的事！好孩子，你睡去好不好？外面冷。

小　　妮（固執着）

我不去！奶奶今晚上怎麼不睡呢？我一個人不去睡。

祖　　母

好孩子，你先去，我就來的；我還有一點點事沒

做完。

小　妮

我不。奶奶有什麼事呢?

祖　母

我給你紡棉花呀，給你做新衣服呀。你好好睡罷，讓我給你紡棉花，紡好了就有新衣服穿了。新衣服，你要不要?

小　妮

我不要。

祖　母

幹麼新衣服都不要呢?

小　妮

(抱著祖母的頸項)奶奶沒有新衣服，爸爸沒有新衣服，哥哥也沒有新衣服，我也不要啦。

祖　母

我給你做，給哥哥做，給爸爸做，奶奶自己也做，好不好?

小　妮

我聽見夜貓子叫，嗚嚕，嗚嚕，嗚嚕……奶奶，我

不想穿新衣服啦。

（風激烈地碰擊門戶。）

奶奶，你聽！

（祖母來不及答應，推開小妮，趕急去關門。大風捲進來，使燈搖蕩；燈被吹滅了。）

祖　　母（急迫地）

回來了！小妮的爸爸回來了嗎？

（沒有答應；聽見風的聲音；靜默。）

小　　妮（她感到黑暗中的恐慌。）

奶奶！

祖　　母

不要怕，我來了；我給你點燈。

（她點好了燈，坐在原來的地方。小妮等候着她作聲，但是她沒有作聲；靜默。）

小　　妮（不安了）

奶奶，爸爸回來了嗎？

（祖母沒有答應，把她抱到膝上。）

爸爸回來了嗎？

（祖母沒有答應。）

爸爸沒有囘來嗎?爸爸怎麼不囘來呢?

祖　母(安慰她)

爸爸就要囘來了。

小　妮

剛才推門的不是爸爸嗎?

祖　母

不是的;好大的風吹着門,奶奶聽錯了呢。

小　妮

(望着祖母的臉)爸爸不是出去有好幾天了嗎?

祖　母

今天晚上,今天晚上爸爸一定要囘來的。

小　妮

爸爸爲什麼出去呢?爲什麼要出去這麼久呢?

祖　母

爸爸有事,有好多的事,有好多要緊的事呢。

小　妮

家下也有事;奶奶等着,小妮也等着呢。

祖　母

爸爸是爲大家的事,爲大家的事出去的。

小　妮

今天晚上，奶奶說的，不是該回來了嗎？

祖　母（安慰地）

是的，一會兒就要到的。

（靜默）

小　妮

怎麼還沒有到呢？

祖　母

你去睡一會罷；你剛睡着爸爸就會回來的。

小　妮

不，我睡不着。

（靜默。祖母把小妮放到旁邊，想要再動手工作，但心底企切使她不能繼續下去。）

奶奶，你聽，你聽呀，不是有人在走路嗎？

祖　母

不是的，風在吹着響。

（靜默）

小　妮

是爸爸回來了罷，奶奶，狗在叫呢。

祖　母

不是的。

（她再一次企圖工作，但只紡了幾下又停了。）

小　妮

爸爸爲什麼回來得這樣晚呢？

祖　母

因爲大兵們在晚上戒嚴。

小　妮

戒嚴！那麼他們會讓爸爸走嗎，讓爸爸回來嗎？

祖　母

會回來的。幹麼不回來呀！小妮這樣聽話，小妮的爸爸一定要回來的。要是大兵們不讓他走，他一定對大兵說，"老總，你讓我過去罷，小妮在家裏等我呢。"那麼大兵就不攔他了，你爸爸就回來了的——

（小妮倦了，頭垂下去。）

看，你倦了，睡去罷。

小　妮

（張開眼睛，抬起頭來）不，我不要睡。

祖　母

你進去睡罷。外面冷；要是你爸爸回來了，看見你凍得冰冷，他會心疼死。

(她試着要帶小妮進去。)

外面的聲音

開門啊！

(祖母急忙走去開門。)

(右邊的門開了，進來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農夫，強壯，敏捷，但是非常疲倦，而且凍了。他直走到火爐邊，手和身差不多全俯到火上，但是却沒有忘掉謹慎和警惕，顯然見得他是長期處在戒備中的。他是小妮的哥哥，叫小德子。)

小 德 子

他媽的，凍的要死，鬼天氣真冷！

(他用手擦他的脚。)

祖　　母(走近去)

你那兒來？

(小妮偎到她哥哥身邊。)

小 德 子

他媽的，我整整在葦子地裏爬了三個鐘頭。

祖　　母(愛惜地)

那是幹麼呀?那不要凍壞了嗎?

小　　妮

哥哥的手凍的冰冷的,奶奶。

小德子(徑直地問)

爸爸還沒有回來?

祖　　母

沒有啦。

小德子

不是說今天晚上一定回來的嗎?

祖　　母

約定了今天晚上回來。

小德子

大概決定了嗎?

祖　　母

這時候該快了。

小德子

哦。

(他這時覺得暖和了,抱起小妮來。)

你怎麼還不睡？

祖 母

已經睡了，又爬起來的。說是睡不着，要坐着等爸爸回來呢。

小德子

啜，這樣時候，應該睡了。爸爸就會回來的。你睡去好不好？

小 妮

爸爸就會回來的嗎？

小德子

就會回來的。我抱你去好不好？

祖 母

還是我抱她去罷；你烤一烤火。

小 妮

不要抱，我自己走。

（她和祖母下）

（小德子默默地烤火。風碰擊門戶，他驚了，站起來，向各處張望了一下，又坐下來。）

小德子（自語）

我一定得去——現在是我的時候了。奶奶！

祖　母

（她走出來）什麼？

小德子

後面點着燈做什麼？他們今晚上都要來的嗎？

祖　母

他們都要來的，來聽你爸爸的回信。他們吩咐點一盞燈做記號。

小德子

做記號嗎？我看這盞燈有點兒露眼。

祖　母

怕的是大兵要來查。點着燈，他們就來。要是有什麼變動，叫把燈吹了，他們就不來了。

小德子

那麼今天晚上一定——

祖　母

誰知道？等你爸爸回來看。誰知道你爸爸回來是什麼樣的呀。我真担心，這時候，你爸爸該回來了。

小德子

奶奶！

祖　母

（吃驚了）什麼事！？

小德子

爸爸那天去的時候，不是丟一枝自來得沒帶去嗎？我看他帶了一枝去的。

祖　母

怎麼樣？

小德子

你給我。

祖　母

暖呀，那是幹麼呀？

小德子

（站到她面前去）我接我爸爸去。

祖　母

你接爸爸去嗎？

小德子

對啦。

祖　母

你一定要去嗎?

小德子(決然)

我一定得去。

祖　母

(頹然坐到椅上；有如自語)去呀，去呀，一個，兩個，三個，一個一個都要去的，一個一個都要去的——

(她彷彿從夢中驚醒。)

你不要去，你年紀還輕；你年紀還太輕，不要去和那些大兵作對呀！

小德子

我的時候已經到了。

祖　母

只有你一個人，已經只有你一個人了；他們都去了，一個一個去了。你年紀還輕，不要去和大兵作對。有你爸爸在幹還不夠嗎?你留在我身邊成不成?你留在你奶奶身邊成不成?

小德子

在這個時候，我應該接我爸爸去。

祖　母(半自語的樣子)

前年，他哥哥，也還是他這樣的年紀，問我要一枝自來得出去，就再沒有回來了。後來你爺爺給他們槍斃了，就綁在前面的廟門口。你爸爸又給他們作對，要趕他們走。現在你又要去了嗎？一個一個都要去了嗎？你年紀還太輕呢！

小德子

因爲這是我們的責任。

祖　母

難道不給我留下一個嗎？

小德子

你拿給我罷；時候已經到了。

祖　母

好罷，我拿給你。

（她起身到一堆破爛東西裡面搜尋着。）

我知道，一個一個都要去的。我只是一個可憐的老婆子，你們的事我是管不着的。

（她拿出一枝手槍和兩排子彈）

一起都在這裏。哎，你一定要去嗎？

（他沒有答覆；把手槍的機關很小心地撥開，拿裏面的子

彈着一下，又放進去。他把手槍和子彈都藏好。祖母憂愁着望着他。）

你爲什麼要去接你爸爸呢?他用得着你去接嗎?他一個人不是還好走些嗎?

小德子

關上不會讓他走的。我偷聽到了今夜的口令;我爬在葦子地裏，挨近一個崗位爬了三個鐘頭聽他們問，聽懂了—— 奶奶，你別着急。我一會兒就同爸爸回來了。我想這個時候我爸爸正在想過關的主意呢。

（小德子走了。祖母關好門，回到紡車邊坐下，但是沒有氣力伸出手來。風碰擊門戶。）

祖　母

他去了;一個一個都去了!

（靜默。風碰擊門戶：她驚起來，期待着，而隨後是無際的靜默。於是她不安地走着。）

在晚上，他問我要一枝自來得，問我要一枝自來得走了—— 以後再沒有回來。

（她以夢讛似的神情說這樣的話，隨後是無際的靜默。她

站在桌子附近，俯着，頭垂下。

（有輕微的扣門聲。她起去開門，進來兩個農人，李大漢和魯桂生。他們以一種輕怕謹慎的態度走來。李大漢默然坐在桌子邊，兩隻手掌撐在桌子上，眼睛垂下似乎他心裏垂思着沉重的事情，而同時又輕蔑着那事情。魯桂生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時時不安地向各邊張望。）

魯桂生

(向火爐邊坐去)文大哥還沒有回?

祖　母

還沒有呢。

魯桂生

該快了罷?

祖　母

我想該快了。

（她走開去，坐在炕的一邊。）

魯桂生

他媽的，天氣眞冷!

李大漢（忽然抬起頭來，直望着他）

等一會你就不會知道冷了的。

魯桂生

是的。(變一種聲調)我們可以待下去嗎?

李大漢(斥責的口吻)

不要瞎說!

(他不經意地依然回到沉思中去了。魯桂生覺得不好意思了，抑抑地撥着火。靜默。聽見輕輕的扣門。他走出開了。黑胡子，一個中年壯健的農夫走進來，同樣地輕悄謹慎，但顯得很驚慌。他走向火爐邊。)

黑胡子

沒有到嗎?

李大漢

對啦，你看見沒有到呀。

黑胡子

柳老爹也沒有到嗎?

魯桂生

他還有一點兒事。馬上就到。

黑胡子(他搓着手覺得舒服了)

他媽的，剛才差一點兒碰上了；好在躲得快，哼!

魯桂生

怎麼一回事?

黑胡子

我剛走到那邊,葦子地裏,快要轉灣了,就聽見脚步响。他媽的,我趕急躺下,滾到葦子坑裏。不是嗎,五個察夜的兵,正打那兒過。要給碰上了,他媽的,那可不成。

魯桂生

阿呀,碰上了那可不是玩意兒。

黑胡子

碰上了!先帶你到營裏去,關一夜,明天抓出來打一頓。這是好的,要不是,他媽的,哼!

魯桂生(忽然感覺到不安)

黑胡子,你說,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李大漢(決然)

怎麼辦嗎?幹!

(另外兩個吃驚了,望着他,停了一小會。)

魯桂生(仍然不安)

幹得了嗎?

李大漢(仍然是同樣的口吻)

有什麼幹得了幹不了，大家拚！

黑胡子

對啦，事到如今，他媽的，還有什麼辦法？這個年歲，不幹也是死，幹也只是死，只有拚他媽的一下子。

魯桂生（應聲似的）

拚他媽的一下子！

（靜默；風碰響門戶。他驚慌起來了。）

聽，查夜的離這兒不遠了。

李大漢（冷冷的）

什麼也沒有。（向魯桂生）子彈裝好了沒有？

魯桂生

裝好了的。

（李大漢又低頭思索什麼去了。魯桂生不安地聽了一會，起來，來回走着。）

黑胡子

他媽的，眞是萬惡的東西！

魯桂生（怔住了）

怎麼樣？

黑胡子

張家那小媳婦子死了沒有？

魯桂生

那怎麼有救呀。

祖　　母

（在炕的那一頭醒了）死，誰死了？

黑胡子

張家的那個新媳婦子呀。

祖　　母

怎麼死的？哎呀，那眞可憐，前天不還是好好的嗎？

黑胡子

今天上午還是好好的。

祖　　母

那怎麼死的呀？

魯桂生

跳到水裏，撈起來已經沒救了。

黑胡子

兵大爺！

（衆都嘆一口氣，不作聲了。靜默。）

魯桂生（他在這靜默的空氣中感覺到不安了，想找一點話頭）

奶奶，怎麼沒見小德子呀，睡了嗎？

祖　　母

他問我要一枝自來得，接他爹爹去了。

黑胡子

接他爹爹去了？好小子，那還了得！

魯桂生

您給了他嗎，奶奶？

祖　　母

我怎麼想給他？可是不給他又有什麼辦法？當然得給他呀；我一個老婆子，他們的事我管得着嗎？我又沒有力量，又不懂事，他要去，也只好讓他去呀。

黑胡子

奶奶，就不該讓他去的。幹這事用不了多人，多人到張揚啦。文大哥那樣精明強幹的，我們誰都沒有去，小德子去幹麼？

祖　　母

我不讓他去成嗎？

李大漢（冷惜地）

都一樣，反正是要去的。

祖　母

一個一個都去了，丟下我一個老婆子！望着他去我真心痛；今年才十七歲呢，也要去給大兵作對了。他老爺子，他爸爸，還有他哥哥！他哥哥，也正是他這樣年紀，一天晚上問我要一枝自來得走了，以後就再沒有回來。

黑胡子

他媽的！

祖　母

小德子呀，他回來凍得那個樣子，告訴我說在葦子地裏爬了三個鐘頭，偸聽到了今晚上的口號。

魯桂生

那眞是一個好小子！

祖　母

小德子他哥哥，把他爸爸的自來得拿去打大兵，就再沒有回來了。聽說給人家報仇，打死了五個大兵。後來他老爺子又給大兵捉去了，綁在廟門口槍斃

了，腦瓜子給開了半邊去，就爲的不讓大兵拉夫呀！他老爺子，六十多了，得這樣的下場，做一世的好人！——那時候我也是勸他："老爺子，你這麼年紀了，在屋裏歇上幾年罷，不用出去了。"他老是回答我："老婆子，你不知道。自己家鄉的事，我不出來幹，還有誰來幹呢？"這兩年，小德子他爸爸又鬧的不能出面了，好幾回大兵要抓他，說他不安分。李大爺，你說小德子他爸爸是不是一個安分的人？現在小德子也去了！十七歲，就去給大兵作對！

李大漢

不幹，又怎麼辦？民國二十一年的糧，派餉，勒捐，拉夫，捉人，打屁股，槍斃，還要奸淫擄掠！他們，那一項不來，那一項不凶；比強盜，比土匪，比什麼都厲害！

黑胡子

他媽的，眞可恨！

魯桂生

我們要趕他們出去嗎？

李大漢

趕他們出去，有這樣便宜的事？一條命抵一條命，一滴血賠一滴血！

（靜默，風擊門戶。）

魯桂生

好像有人在走路。

李大漢（輕蔑的口吻）

什麼也沒有。

小　妮（在裡面）

奶奶，奶奶！

祖　母

怎麼啦？——唉，小妮又醒了，這孩子怎麼啦，今晚上總不肯睡。

（她進去了。）

魯桂生（又不安起來了）

怎麼文大哥還不回來？

李大漢

小子，你急什麼？

魯桂生（不安）

我怕——

黑胡子

有什麼怕的？

魯桂生(不安地說)

要是他在路上——要是他不回來了——要是查夜的兵到這兒來了——

李大漢(暴怒)

什麼也沒有，怯小子！

(魯桂生不好意思了，訕訕地到黑胡子身邊。)

魯桂生(輕輕地問)

今天晚上就要——

黑胡子

那可不一定。

魯桂生

看文大哥回不回來？

黑胡子

傻小子，文大哥幹麼不回來呀？別瞎說罷。

魯桂生

那麼看什麼呀？

黑胡子

看那一方面商量的怎麼樣，約定在什麼時候。我想大概準是今晚上罷。

魯桂生

今天晚上？為什麼要今天晚上呢？

黑胡子

怎麼樣？

魯桂生（怯怯地說）

今天晚上怕不大好罷？我聽見夜猫子叫呢。

李大漢（冷冷地）

什麼也沒有。夜猫子叫，怕什麼！我活到五十多了，那一年不聽見夜猫子叫。要說是聽見夜貓子叫會死人，哼，那我怎麼樣？

（聽見扣門的聲音，他走去開門。）

柳老爹來了罷。

（門開，進來一個六十多歲矮小的老頭子，背很彎曲，但仍然強健，精悍。他安閒地坐在桌邊，李大漢也坐下。魯桂生和黑胡子走到他身邊。）

魯桂生

柳老爹！

柳老爹

好的，你們先來了。文大哥還沒有來嗎？

魯桂生

沒有。小德子接他去了。

柳老爹

還用得小德子去接他嗎？

魯桂生

說是他像聽到了今晚上的口令。

柳老爹

哦——還安靜嗎？

黑胡子

也還安靜。不過好像放哨的的比平常多一點；我剛才在那邊葦子地裏——

柳老爹

是的，我看大概也差不多——桂生，你開門去，看誰來了。

（魯桂生開門，進來三個農夫，兩個青年，一個中年，他們也和別的人一樣，輕悄謹慎地走着。進來之後，各人找一個地位坐下，都靜默無聲。）

好，現在人都到齊了，我們只等文大哥。

魯桂生（不安）

老爹，怎麼文大哥還不回來呢？

李大漢（禁止他）

怯小子！

柳老爹（向每一個人觀察了一回）

都預備好了沒有？

李大漢

當然，只等一聲鑼响。

中年農夫

我們都弄好了。

柳老爹

你們都願意幹嗎？

少年農夫（跳起來）

㑚他奶奶，誰不幹就是小男子！

另一個少年農夫

我們有自來得的是一根紅纓子槍，沒有的是兩根，我媳婦也是一根。他媽的，拚他一下子！要活大家活，要死大家死在一塊兒。

黑胡子

你媳婦子也會使紅纓子槍嗎?

另一個少年農夫

她呀,比我沒有壞。

少年農夫

好小子!

魯桂生(恐慌了)

老爹,你聽,有人來了罷!

(柳老爹用手禁止他。)

李大漢

什麼也沒有,怯小子!

柳老爹

現在什麼都預備好了,只要等文大哥來,看約好的是什麼時候,我們就動手幹,知道嗎?

李大漢

還不幹,等到什麼時候,等到他們把我們都殺盡了嗎?

黑胡子

他媽的,眞可惡,張家的小媳婦子究竟死了。

柳老爹

是的，不要緊，以後我們會叫他們知道的。

（靜默）

魯桂生（不安起來了）

老爹！

李大漢

快了，別作聲！

（魯桂生不安地走着，然後坐到紡車旁邊。）

少年農夫

（拉着黑胡子輕輕地說）張家的小媳婦子怎麼死的？我忙了這半天，顧不及打聽拉。

黑胡子

跳到橋底下淹死的。

少年農夫

怎麼一回事？

黑胡子

還不是，大兵！他媽的，三個大兵把他摑在橋上，她真急了，只好望橋底下跳。

少年農夫

肏他奶奶！

（他生氣地轉身走了。靜默。）

（聽見槍聲，他們都嚇跳起來，柳老爹揮手叫他們坐下，他自己跑到門邊，伏在地下，靠着門聽；死一般靜默。）

魯 桂 生（輕輕地）

老爹！

（李大漢恐嚇地禁止他。）

（靜默了一會，柳老爹突然起來開門，文大哥跑進來了。他顯得是一個深沉，壯麗，强有力的中年人，但是差不多困竭了。他走進來，幾乎跌倒。柳老爹扶他坐着，大家都圍攏來，他揮手叫他們站開一點。）

柳 老 爹

讓他稍歇一會。桂生，你到後面屋子裏把燈吹了。

（魯桂生去了；短時期的靜默。）

怎麼樣？

文大哥（他已經非常困殆，差不多不能說話，勉强支持着）

都辦妥了！

柳 老 爹

什麼時候?

文大哥(大聲)

今天晚上!

(他們立刻起了一陣壓抑着的騷擾。李大漢跳起來，向每一個人注視。一個少年農夫握住另一個少年農夫的手，用力搖着。魯桂生剛出來，聽見了，立刻啞似地立在門限邊。只有柳老爹照常鎮靜，好像一切都在他的預算中。)

今天晚上，就在今天晚上。

(暫時沒有人答覆他；他重複問，聲音很弱。)

怎麼樣?

柳老爹(鎮靜的冷的調子)

一切都準備好了。

文大哥

(他強勉站起來，搖搖欲跌，但他以超人類的力量制止他的疲勢)一切都預備好了!對啦，這已經是我們的時候!一切我們所忍受着的，摧殘，剝削，壓迫，殘酷，暴虐，和我們所流掉的血!我們要用刀和火歸還這些!我們不能再忍受了，今晚上就是我們的時候! 就在今晚上，我們要起來掃除這塊土地。就在今晚上，我們要起來

索還我們所流的血！只有血才可以歸還血！我們要放火，殺戮，殺盡那些壓迫我們，使我們受困苦的東西！

柳老爹（站起來）

現在我們分散着回去，一聽見我那兒敲鑼，就各地方都敲起鑼來。一聽見敲鑼，各人都出來，自來得，紅纓子鎗，儘有的傢伙帶上。火把，儘有的點上。東邊河的，撲關；西邊河的，撲營房。一刻都不要躭擱！都知道了嗎？

（大家輕輕答應一聲，都預備要走。正在這時候，祖母出來了。她一直向她兒子走去，但在差不多距離兩尺的地方停住了，疑惑着。）

祖　　母

小德子呢？

（沒有人注意到小德子沒有回來，此時就提醒了，都向文大哥望着，而他沒有答應。祖母像觸了電似地驚惡，但是稍停了一會，鼓起勇氣再問。）

小德子呢？

文大哥（黯然地垂着頭）

他，他打死了！

（一種緊張的傷痛的空氣壓住了他們，誰都沒有勇氣打破這靜默。後來，祖母終於忍不住，差不多要放聲哭了。在這時候，文大哥起來，走到她身邊抑沉地說。）

娘，別這樣！現在不能夠！

祖　　母（她極力遏忍着）

是的，我不啦。

（但是她支持不住了，向後倒；李大漢把她扶着，放到一張椅子上。短時期的靜默。）

祖　　母（她坐着）

你來。

（文大哥走到她面前；她握着文大哥的兩隻手，慢慢地支持着站起來。她奇異地諦視着她兒子的臉，以後用一隻手在她兒子的臉上摸着。所有的人都望着他們兩個，但是沒有一個人吐出一點聲音，或者是動一下。死一般的沉默。她嘆了一口氣，又支持着兒子的兩隻手，坐下去。於是俯着，臉藏到手裏，前額伸到膝蓋前面去。）

文大哥

我和小鎖子已經走過了關，哨兵忽然放槍，小鎖

子沒有躲上。一粒子彈打進了他腦瓜子裏，腦瓜子給開了半邊。不是他，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過得了關呢。

李大漢

好小子！

柳老爹

現在我們走罷。

少年農夫

走，別躭擱了。

（他們走了，柳老爹走在後頭，但是他發現了文大哥跟在他後面。）

柳老爹

你幹麼？

文大哥

我去。

柳老爹

你太累了，歇一會罷。

文大哥

不，我已經好了。

（這時候，祖母站起來了，跟在她兒子後面。她不敢阻止他，只是以無窮憂傷的眼光向他注視着。）

柳老爹

這個時候，用不着你呀。我們還要得一會。你躺一躺，吃點東西，聽見鑼響的時候再出來不成嗎？……看你老娘！

文大哥

（她望着祖母，沉思了）好罷。

（柳老爹去了，祖母去關上門。）

娘，你別哭，我們會有帳算的。就在今晚上是我們的時候，現在可不能夠。

祖　母（屈抑地，像一個受責罰的孩子）

是的。

（兩人對面站着，短時期的靜默。祖母忽然剛記起似來的說：）

你去，躺一會，我給你弄點兒烘片吃。

文大哥

不用了。

祖　母

你去罷。去呀，躺一會。

（他進去了。祖母撥好火，動手作麵。風在屋外面吼，靜默。）

（聽見扣門的聲音。祖母吃驚了。趕開門，進來一個軍官和兩個兵士。軍官坐在桌邊，兵士侍立着，祖母以一種不經意的樣子退到後門邊，大聲說：）

你們這時候來幹麼？我這屋子裏，一個窮老婆子。

軍　官

聽說你的兒子回來了，我來看他的。

祖　母（仍然用很大的聲音）

我什麼兒子。

軍　官

文大哥呀。

祖　母

他沒有回來。

軍　官（他看見祖母作的麵了）

那麼你這時候作麵給誰吃？我知道文大哥走了許多的路，餓了。

祖　母

我小妮病了，鬧着要東西吃呢。

軍　官

我知道文大哥要請一下子的。弟兄們，到裏面去。

（兩個兵士走了，祖母想要阻止他們，但立刻知道不會發生効力，便退開了。）

祖　母

你們可別駭着我小妮呀！

軍　官

不會的，他們都非常客氣。

兵　士（他們出來了）

我們都看過了，沒有人。

祖　母

是罷，我說過我的兒子沒回來呀。

軍　官

等一會你就會知道的，別着急呀。

（門開，三個兵士押着文大哥進來，他已經被縛了。）

一個兵士

報告連長，我們已經拿住了這個人。

軍　官

文大哥，我們倆今天晚上還是會着了。

另一個兵士

文大哥眞不錯！我們五個對付他一個，還差一點兒對付不了。

軍　官

文大哥，讓他們看看你的東西罷。

（兵士們搜文大哥的身邊，拿出手槍，子彈，和一些別的東西。他們把手槍交給軍官。）

這是德國式的，東西眞不壞。文大哥，借給我使使罷。

（文大哥沒有作聲；祗得退到一邊，低着頭，臉埋在手裏。）

你們出去。

（兵士們出去了。）

文大哥坐呀——現在我們對面兒談談話罷。我知道你們近來有點兒不大安分，有一點玩意兒的。可是，我在這兒，什麼也不會成功的，知道嗎？

（變一種溫和的口氣）

可是，我不能不這麼辦，文大哥，你說是不是？我既然在這兒，我不能不維持秩序，就不能不這麼辦。你，我知道跟他們不一樣的，是個好漢子，知道輕重。我很想知道你們的情形，好斟酌辦理。文大哥，要是你能夠告訴我一點，那我就可以把你撇開。

（他沒有答應。）

我可以把你放了，也可以——這都在乎自己，你是一個明白人，用不着多說。

（他沒有答應。）

我的意思，你知道，自然不是要辦人，只要把這事情了掉。我的話一句是一句；只要你自己願意，我馬上可以把你放掉。

（他仍然沒有答應。軍官激起了，跳起來，拿手槍指着他的頭，但是看見他那鎮靜的樣子又坐下了。於是他仍然坐下，再改溫和的口吻。）

文大哥，別這麼傻；你看看你老娘。

（他皺了下眉毛，仍回復那漠然的鎮靜的態度。）

到底怎麼樣？你說說看。

文大哥

以後你總會知道的。

軍　官

以後，那自然，我們會知道的；不過你自己怎麼樣？恐怕你自己總會來不及知道罷？

文大哥

我自己，那一點關係也沒有。

軍　官（他怒了）

好罷，我總有法子知道，我總會叫你看見。來！

（進來兩個兵士。）

帶他出去。

（兵士那樣做了。他慢慢地到祖母身邊坐下。）

老婆子？你看見了沒有？你總不會願意你兒子槍斃罷？——他幹的什麼事，你該知道的！你總會知道的罷？

（靜默。）

嬰，我能夠放了你的兒子呀。只要你把他們的的事情告訴我，我就可以放了你的兒子。

祖　母

他們的事我怎麼會知道呢。

軍　官

你怎麼不會知道呢？你想想看。

（她沒有答應，低了頭。）

放了你的兒子呀！

（她仍然沒有答應。軍官起來，用力推着她，但說話仍然低聲。）

傻老婆子！你幹麼這樣不明白？你傻爲人家幹什麼？你輕些告訴我，只說幾個人，只說幾個人的名字。說呀！你輕些告訴我，不會有人知道的，你說我立刻放了你的兒子。老婆子，剛才你不是做麵給你兒子吃嗎？他很走餓了，正想要吃一點東西。現在，只要你說一句話，他馬上可以進來吃這麵了。

（祖母起來，夢中遊行似地走去，把麵條兒下到鍋裏。軍官靜候着。）

你願不願意說？

祖　母（她突然驚醒了）

不能夠！

軍　官（惱了）

你不要你兒子的性命嗎？

祖　母（竭力隱忍着，有如自語）

“娘，現在可不能够”——

軍　官

我馬上槍斃你的兒子！

祖　母（有如自語）

“我們有帳算的。”

軍　官

有帳算的這到好玩兒。你們這些東西都一樣，不殺是不成的。

（他向外走，大聲說：）

把人帶到關上去，立刻槍斃。

（祖母夢寐似地跟着軍官，走了幾步，軍官覺得，立住了，她也立住了。）

怎麼樣？打算告訴我啦？

（祖母低着頭，短時期的靜默。）

祖　母

天在上頭！

軍　官

天，我管得着嗎？我只知道照軍法行事。好罷，就這麼辦。弟兄們，帶着走。

（他出去了。祖母石像一樣僵立着。於是她走了幾步，到門邊，倚在那裏。她完全無力了，癱軟下去。靜默。

（小妮哭着出來了；祖母驚覺，趕快站起來。她解開外衣，把孩子裹在裏面。她抱着孩子，在屋子裏來回地走着。）

祖　母

爸爸就回來了，爸爸就回來了，爸爸就回來了，爸爸就回來了……

（她抱着孩子走，拍着，搖晃着，唱着歌。孩子漸漸睡着了。她好像全然忘記了剛才的事，但是，她在行走中時時突然停頓，表現得僵直和不驚慌。靜默。

有如離奇的夢覺似的，突然，鑼聲響了，起初微弱而稀少，但立刻各地方的鑼聲暴風雨般起來了，充滿了大地，連成一片。祖母的每一個纖維都跳起來了，但仍然竭力壓忍着，繼續撫慰孩子，她已經不能夠走，靠着桌子。孩子睡着了。燈熄，完全黑暗。

聽見槍聲，喊殺和大燃燒起來的聲音。祖母輕輕地把孩子放下來，不使她驚醒。於是，她突然瘋狂似地跳到炕上

去，盡力把窗上的填塞物撕了，立刻有極大的火光射入。祖母以極其兇悍的態度這樣作着，有如要把她一切的悲愁，痛苦，忍受，和怨仇都要吐出來。火光潮水似地湧進，血似地沸騰，跳躍而且喜悅。槍聲越來越密，破壞和火燃燒的聲音越來越大，形成尖的，高的，錐狀的輪廓。牠們聯合起來，凝結在空氣中，使空氣鉛似地沉重。祖母頭髮衣服遍遍拉散，在火光底流中，石像一樣立着，凝定，有如她的生命已到火光和槍聲中去了。

靜默。

祖母伸手出去，有如乞求。她半旋轉她的身子。看見她的臉：她的臉拉成可怕的扭縮的紅色的東西，有如塗滿了血。)

祖　母（她伸出手企望着）

小德子！我的小德子！

（她倒下去，像跪倒到了火光中。小妮睡在桌子上，頭垂着，眼半閉，顯得蒼白，可憐，渺小。）

——幕

九二八年，一月。

生 之 完 成

（獨幕劇）

生之完成

第一場

伯大尼的西門的家裏。

角色：

伯大尼的西門

撒馬利亞人

拿撒路

馬大

馬利亞

耶穌

耶穌的門徒

伯大尼的西門（在門邊）

請進來罷，在這裏一切人都是被接待的。天已經快晚了。你沒有看見太陽已經疲倦得快要下落，烏鴉都向自己的窩中飛去了嗎？進來，請不要遺棄這個地方，讓僕人給你洗去你脚上的灰土。

（他和撒馬利亞人走了進來）

撒馬利亞人

你眞是一個和善的主人。我在這裏走着，找不到一個安憩的地方，因爲我是一個撒馬利亞人，從耶路撒冷來的。

伯大尼的西門

逾越節到了，一切人都要蒙恩，上帝普降恩賜於一切人呢。

撒馬利亞人

但是我却是一個撒馬利亞人呀。

伯大尼的西門

撒馬利亞人不都是上帝的子孫嗎？只要有信心。那個先知，耶穌基督這樣告訴我的，我現在也奉他的名字接待你。請就在你僕人這裏住宿罷。

撒馬利亞人

耶穌基督說過撒馬利亞人也是上帝的子孫嗎?眞是一個好的好的先知啊。我是，一聽到了他的名字，就信仰着信仰着他的啊。但願我能够一觸及他衣服上的穗子，我就有福了。但願我能夠，我沒有別的願望的呀。

伯大尼的西門

你能夠的，你能夠的。耶穌基督不拒絕一切的人，縱然是最卑微的呢。他今天已經到了耶路撒冷城呢。

撒馬利亞人

眞的嗎?那耶路撒冷的人就有福了。

伯大尼的西門

你也是能夠看見他的。

撒馬利亞人

唉唉!（他好像被感情所窒息了，低垂着頭，兩手緊握在他的胸前。間。）

一個撒馬利亞人!

伯大尼的西門

那不是一樣的嗎?在主的面前，撒馬利亞人和別的人是沒有分別的。

撒馬利亞人

基督眞是今天到了耶路撒冷?

伯大尼的西門

是的。

撒馬利亞人

他就是猶太人的王?

伯大尼的西門

猶太人還能有第二個王?

撒馬利亞人(感動着)

呵呵，那麼我想是我已經看見了他的!雖然隔得那麼遠，隔得那麼遠，我想我是已經看見了他的光輝了的! 那一定是他，是他呀。他是那麼高貴，那麼榮耀，又那麼和善。一定的，一定是他呀。整萬的人民圍繞着他，我不能夠走近去，只遠遠望着，他高高地騎着驢子，有幾個人跟在面前，想來是他的門徒。人們都把棕櫚技子，柏香木的枝子，把衣服舖在地上，喊着:"和散拿歸於大衛的子孫!奉主名來的是應該稱頌的。高高在上的和散拿!"

伯大尼的西門

是的是的，這就是救主耶穌，他來作猶太人的王的。

撒馬利亞人

他要來作猶太人的王嗎？

伯大尼的西門

當然是的呀。猶太人沒有王，就好像沒有牧人的羊羣。經典上說，"對錫安的女子說，你們的王來到你們這裏，是溫柔的，又騎着驢。"這就是指他，救主耶穌，來作猶太人的王了，

撒馬利亞人

也作撒馬利亞人的王嗎？

伯大尼的西門

都一樣，只要有信心。

撒馬利亞人

唉唉，我是有信心的。

伯大尼的西門

只要有信心。凡是有信心的都將爲他的子民。

撒馬利亞人

那麼救主耶穌要做猶太的王和撒馬利亞的王了，我們都將爲他的子民，是不是？

伯大尼的西門

是的是的。不獨猶太，不獨撒馬利亞，而且是整個整個的世界。他一定要作整個世界的王，王中之王。等到他作了王，世界就不是這個樣子了。在那個世界裏，沒有瞎子，沒有聾子，沒有害大痲瘋的人，也沒有被鬼纏着的——

撒馬利亞人

對的對的，我聽見他使瞎子看見，聾子聽見，醫好害大痲瘋的人，並且趕掉鬼。

伯大尼的西門

並且使死人復活——

撒馬利亞人

死人復活？

伯大尼的西門

常到我這來的我的朋友拿撒路，豈不是在墳墓中睡了三天，主又叫他起來了的嗎？

撒馬利亞人

唉唉，沒有死人——

伯大尼的西門

你看，是主的使者猶大來了，我們就迎他去。

（猶大進來，西門迎上前去。）

伯大尼的西門

啊，主的使者，我若在你面前蒙恩，就請你在這裏住一夜。

猶　大

我是，正要到你這裏來的。

伯大尼的西門

那我就有福了。

撒馬利亞人

尊貴的先知，我，一個卑微的撒馬利亞人，也可以向你說話嗎？我是有信心的。

猶　大

你說罷。你所願意說都可以儘量說。凡是人所說的話，人都應該聽，主這麼告訴我們的。

撒馬利亞人

你是從猶太人的王那裏來的嗎？聽說猶太的王也要作撒馬利亞人的王呢。

猶　大

我是從主耶穌基督那裏來的。主今天到了聖殿裏，趕去了賣鴿子的人，推倒了兌換銀錢的攤子，和法利賽人文士們辯論，斥逐了他們。他把聖殿清潔好了。黃昏一到，向我們說，"狐狸有洞，鳥鵲有巢，但是人子却沒有枕頭的地方。"他說那話，好像很悲傷的樣子，我從來沒有看見他是那個樣子的。於是他說，"時候到了，我們到伯大尼的西門家裏去罷，在那裏他會接待我們的。"他就打發了我來。現在你看，我是特地到你這裏來的罷。

伯大尼的西門(恐慌了)

唉唉，我怎麼能夠有這樣大的福氣？我怎麼能夠在這樣卑微的地方接待我主？

猶　大

主所選中的地方是不會錯的。

撒馬利亞人

我能夠在這個地方看見他嗎？我只俯伏在屋子角落裏，決不出來，只從人衆中間望望他的顏色，我只要能夠和他衣服的穗子接吻！

猶　大

凡你所願望的都能够成就，更大的願望也都能够成就，只要有信心。

撒馬利亞人

我是有信心的。

伯大尼的西門

呵，好猶大，請你寬恕我，我要稍微離開一下，去吩咐僕人們預備洗脚的水，也稍微預備一點麵。主和他的使者來到這裏的時候，一定是餓了，我不要躭擱。

猶　大

一切照你的意思作罷，但是你要知道最簡單的接待才是最恭敬的接待呢。主是不需要什麽的呀。

（下）

伯大尼的西門

我謹遵你的命令。

撒馬利亞人

尊貴的先知，你能不能容我問你一句話？

猶　大

你可以說的。

撒馬利亞人

現在，我們的主，猶太人的王在什麼地方呢？

猶 大

主耶穌基督已經離開了耶路撒冷，向伯大尼走來了。現在想是，已經到了那無花菓樹底下了罷。

撒馬利亞人

什麼時候他就要作猶太人的王呢？現在聖殿已經清潔了！

猶 大

猶太人並不需要一個王。

撒馬利亞人

西門對我說的，現在猶太人沒有一個王，就像羊羣沒有牧人似的。大衛的子孫，豈不是要再興起來再管理這些百姓嗎？

猶 大

你的意思是這樣的嗎？

撒馬利亞人

我盼望主耶穌來作猶太人的王；我是有信心的，我也可以作他的百姓。

猶 大

但是耶穌基督是來領導這些百姓的，他並不要來管理這些百姓。

撒馬利亞人

誰來管理這些百姓呢？

猶　大

高高在上的耶和華他自己。猶太人是耶和華的子孫，所以耶和華自己要來管理他們，不假手於一個王，如別的民族一樣。

撒馬利亞人

那麼主耶穌基督不作猶太人的王嗎？

猶　大

他不會的。

撒馬利亞人

但是人們却迫切地仰望着仰望着他呢。主一作了我們的王，那我們就有好日子過了；沒有不幸，沒有痛苦，沒有疾病，也不用交納我們所負担不起的重稅了。

猶　大

事情不會是這樣的。只有在耶和華自己的管理

之下，不是一個王，才有那樣美的幸福的日子。猶太人不需要一個王，

撒馬利亞人

唉，我主！

猶　大

所以耶穌基督不會作猶太人的王的。

撒馬利亞人

但是經典上却說過的——

猶　大

經典上怎麼說呢？

撒馬利亞人

經典上說過，"看呵，你們的王來了，騎着驢子。"今天整個耶路撒冷的人，不都是歡迎着他嗎？不正是像歡迎一個王一樣歡迎着他嗎？唉，恐怕只有歡迎大衛王才有這樣盛大的歡迎呢。人們都仰望着仰望着呢。

猶　大

人們是仰望着他們的主，不是仰望着他們的王。猶太人是不需要一個王的。

撒馬利亞人

西門也這樣說。

猶　大

西門他不知道。

撒馬利亞人

唉，我主，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猶　大

只要信，你就會可以看見的。

（拿撒路，就是那個在墳墓中睡了三天的拿撒路，和他的姐姐馬大走了進來。）

馬　大

可尊敬的猶大，我們的主呢？

猶　大

主就要到這裏來了。好馬大，好拿撒路，你們都好嗎？怎麼沒有看見你妹子馬利亞呢？

馬　大

在主的名下，我們都好。西門打發人告訴我們說，主就要到這裏來了，我們就急急趕來。我妹子馬利亞也就要來了。

（撒馬利亞人一聽到拿撒路的名字，就知道就是那個從死裏復活的人了；他驚奇，　細地看望，又怯怯地走近去。）

撒馬利亞人

呵，朋友，你就是那個已經進了墳墓，主又叫你起來了的人嗎？

拿撒路

是呵，主的榮耀，主的大力使我脫離了死的黑暗．又走到生的光明中來了。

撒馬利亞人

就只是一叫，你就從墳墓裏出來了嗎？

拿撒路

是的，僅只是一叫呢。這一次，主是來作猶太人的王來了呢。

（伯大尼的西門出來。）

伯大尼的西門

馬大，拿撒路，你們真好，立刻就來了。

拿撒路

聽到了你的呼喚，僕人們怎麼不來呢。

馬　大

是主耶穌基督要來，我們自然來服事的。

伯大尼的西門

我知道主是喜歡你們的，所以特地請你們過來。馬利亞呢？

馬　大

她立刻就要來的。

伯大尼的西門

這一次，主耶穌基督是要來作猶太人的王了。

猶　大

但是你們却應該清楚那必然的事實。

伯大尼的西門

我們都相信。好馬大，你不知道耶路撒冷的人民是多麼熱烈地歡迎他呢！那眞應着經典上所說的，他們在歡迎着他們的王。

馬　大

我沒有去，拿撒路去了。他回來告訴我說，整個的耶路撒冷都隨在他後面了。

拿撒路

我雖然去了，但是圍繞他的人却太多太多，我不能走近前去。現在，我們一有了王，就可以再團結起來，再尊貴起來；我們就可以榮耀我們的城，榮耀我們的聖殿，榮耀我們的人民了。耶和華將再降福於我們，如同在大衛王的時候了。我們就不再受外邦人的虐待，不再要交納那些我們負担不起的重稅，不再有不幸，痛苦，災難，疾病，死亡了。主耶穌基督一作了王，將把一切的幸福賜給我們——呵，這樣的日子快來了，我是多麼高興！看呵，主耶穌基督，猶太人的王，騎着驢子到耶路撒冷來了。

馬　大

是呵，猶太人的王已經騎着驢子到了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榮光，耶和華的子孫的榮光，要重在迦南樹立起來了。

伯大尼的西門

唉唉，幸福不久就要降臨於我們。

撒馬利亞人

也降臨於我們，像撒馬利亞人這樣卑微的民族嗎？

伯大尼的西門

都一樣，只要有信心。

撒馬利亞人

我是有信心的。

猶　大

你們是多麼狂歡呵；幸福將降臨於我們，可是並不由於一個王，乃是由於耶和華他自己。

拿撒路

一定的，一定的，我們得有一個王！我們沒有王，就像沒有牧人的羊羣呢。我們非有一個王不可。沒有王的時候，耶和華離開了我們，外邦人也欺負我們。我們現在是在多麼可憐的地位呵。但是，苦日子快要過去了，我們快有我們的王了。

（外面喧嘩的聲音逐漸走近）

聽呵，來了！耶穌基督，我們的主，猶太人的王來了，我們歡迎他去！

（拿和馬大，西門出去了，撒馬利亞人躊躇了一下，也出去了，只剩下猶大一個。）

猶　大

牠們是在一種多麼錯誤的光榮裏啊。他們要使這民族完全滅亡了呢。要盲目地抵抗羅馬的勢力，完全是不可能的，只是以自取敗亡。唉唉，要怎麼樣阻止這件事！

（耶穌進來，彼得，約翰，雅各和其他的門徒隨着。拿撒路，馬大，西門也跟隨着。撒瑪利亞人也進來了，但是偷偷地躲到一個角落裏，不讓人家看見他。猶大垂着頭走到一邊，他痛苦着，有如爲沉重的思想所壓。門外面擁擠着許多的人，隱隱地還聽見大羣衆的聲音。）

伯大尼的西門

主啊，我這樣卑微的地方怎麼能夠接待你呢？

耶　穌

（伸手撫着他的肩）你知道我來是不是爲的享受呀。只要有一個可以安息的地方，有一個枕頭的地方我就很夠了；只要有這個。

（他轉身向門外面的人。）

你們，我的朋友，現在也應該休息了；已經到了休息的時候了呢。不要爲了我，使你們受黑夜的冷風吹着。看罷，豈不是最後的烏鴉都已經飛囘窩裏去了

麼？我決不是爲的使你們吃苦而來的呢。明天我還要在這裏的。

（羣衆散去了，隱隱聽見"和散拿歸於大衛底子孫"底呼聲。但是散去的雖然散去，仍然有繼續來的人在門外面窺伺著；他們是太熱心了。耶穌轉身進來。）

馬　大（走到耶穌面前）

主啊，我和我的兄弟拿撒路來看你了。

耶　穌

你們是有福的。

馬　大

我妹子馬利亞也要來看你的，但是有一點事把她留住了，她立刻就要來的。

耶　穌

她也是有福的。每一次我到這裏來，你們總是慇慇勤勤招待我呢；但是這樣的日子也會不久了。

（耶穌坐下，馬大站在他身後，門徒和其餘的人在兩旁，有的坐著，有的站著，也有的躺下，猶大仍然在較遠的地方。）

拿撒路

（他走到耶穌面前）主啊，你這次來，是要來建立猶太的國度嗎？

耶　穌

是的，我兒。我來呀，不獨要建立猶太的國度，我要在世界上建立起我的國度來呢。

拿撒路

到那時候，我們就不要再交納我們負担不起的重稅了嗎？不再受外邦人欺負了嗎？不再有刀和劍來殘殺我們了嗎？猶太的光榮要重新建立起來了嗎？

耶　穌

是的。不獨是猶太的光榮，乃是全人類的光榮，耶和華的光榮呢。到我的國度建立起來了的時候，就不再有租稅，因爲不再有管理者要剝削你們了。不再有外邦人，因爲大家都是一樣的了。不再有刀和劍，那時候已經用不着這些的了。到那時候，小兒要在猛獸的洞裏遊戲，獅子要與羊羔同行，虎豹要和牝鹿並走，毒蛇要馴善地伏在母雞旁邊，天使要在人間歌唱。一切的災禍。一切的痛苦，一切的不幸，都要從地上消滅了。一到我的國度建立的時候，這些都要實現

的。

拿撒路（歡喜起來）

呵呵，我們會是多麼幸福！

撒瑪利亞人

（他忽然在人家沒有注意到他的地方說話了）我這樣一個卑微的撒瑪利亞人也可以看看這樣的幸福嗎？

耶　穌

（他看見這個撒瑪利亞人了）你來。

撒瑪利亞人

我是有信心的。

耶　穌

你來。

撒瑪利亞人

但是，主呵，我怎麼能夠到你面前來呢？我只是一個卑微的撒瑪利亞人呀。

耶　穌

我是不知道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之分別的；凡是到了我面前的人都一樣，凡是人都是一樣的。

（他走來耶穌面前，匍伏在地，親他衣服上的繸子，耶穌

撫着他的頭。）

耶和華祝福你了。

撒馬利亞人

耶和華也祝福我嗎?

耶　穌

耶和華祝福你的。

撒馬利亞人

那麼，我已經是有福的了?

耶　穌

你是有福的。

撒馬利亞人

我是有信心的。

（他退到一邊去，沉默，但是歡喜）

穌　耶（向他的門徒）

你們疲倦了嗎?

彼　得

跟着你，什麼時候也不會疲倦的。

（馬利亞不知道什麼時候進了來，站在一邊，沒有人注意到她，她似乎也不讓人注意到她。）

耶　穌

我知道你們多少有一點點疲倦了。人總是要疲倦的，不是嗎？不過，縱然是疲倦了，也要忍耐着呢。尤其是在如今這樣的時候，更要加倍的警醒呢。

約　翰

我們的國度快要來了，主啊，是不是？在這個時候，難道我們還不警醒嗎？

耶　穌

是的，我們的國度快要來了，你們都要爲我的國度出力的，除掉一個人。你們是，要背着十字架隨我行走。我自己要在前面；你們看着我的榜樣，看着我所忍受的，就知道你們要怎麼樣做了。

彼　得

主啊，我們願意背着十字架隨你行走；但是你却要忍受什麼呢？

耶　穌

我要忍受好多好多，這是耶和華的旨意。你們隨後就要知道的。

彼　得

難道我們不能替你一點點嗎？

耶　穌

不能夠。我要做我自己的事，你們也要做你們的事。只要各人都把自己的事好好做起來，我們的國度就來得快了。猶大，你為什麼遠遠地離開我？

猶　大

我正在想着我們的國度裏的事，我想想看那應該是什麼樣的。

彼　得

應該是什麼樣的？你這沒有信心的東西！

耶　穌

隨他去罷，彼得。各人都可以照各人自己的意思去想。猶大，人的心不都是一樣的，你正可照你自己的意思去想你自己的事。不過，你應該清清楚楚知道你所想的是什麼，你將要做的是什麼。想好了才免得後悔。那些沒有忠實的人是有禍的。

（他站起來，向每一個門徒望一下，也許他已經看見了馬利亞，也許他還沒有看見。馬利亞靜沉地立着，看去就象個影子。）

時候快要到了！

（間）

你們該警醒留意。人子將要實行耶和華的旨意。到那個時候，你們就會睜開眼睛，知道一切的了；現在你們却還不曾知道。唉，我來原是爲世人贖罪的！是多麼重大多麼艱苦的一件事……

（他說到這裏，很悲傷，頹然坐下來了。馬利亞忽然跑來到耶穌面前，本來誰都沒有注意到，這一來，大家通驚了。她跑到耶穌面前，她的弟弟拿撒路不意識地跟着走到她後面。）

馬 利 亞

主阿，那一切都要完成，一定要完成麼？

耶　穌

一定要完成。這不是我的意思，這是耶和華的意思。

馬 利 亞

你自己呢？

耶　穌

我自已？我沒有什麼要顧及到自己的。

拿撒路

主阿，你不久就要做猶太人的王嗎？

耶穌

是的。但是你們中間却有不懂得我的意思，他用他自己的心來揣度我呢。那樣的人是不幸的。

馬利亞

但是，這是痛苦的痛苦的事呢。

耶穌

我知道。一個人對於自己的痛苦却不應該估算得太多——我來，原是為世人贖罪的。

馬利亞

難道就不能再多給我一點時間嗎？

（她被悲哀窒息了。）

耶穌（把手放到她的頭上）

不要這麼悲傷，我的女兒。

馬利亞

但是時候一到，你就要和我們離開，我將永不能夠再看見——

耶穌

我是永遠和你們同在的。

馬利亞

但是你就要離開!主啊，爲什麼要這樣做？我知道那將要發生的事，那是多麼可怕!不能够稍微㨿延一點嗎？

這眞是耶和華的旨意嗎?唉唉，爲什麼要——

（馬利亞哭了。於是她打開一瓶香膏，塗在耶穌的腳上。她跪着，靜靜地哭，眼淚也流到那上面。她打散頭髮，擦耶穌的腳。全部的人幾乎都靜了似的望着她。耶穌低下頭來，悲傷而且愉快。）

耶　穌

不要這麼悲傷，我的女兒。你悲傷的時候我也非常難過的。我允許你，你將是第一個看得見我的。

猶　大

唉唉，你爲什麼要這樣做?這瓶極貴重的香膏拿來塗腳是可惜的，賣點錢可以分給好多窮人呢？

耶　穌

爲什麼要責備她，你，猶大？她爲我作了一件好事，她是爲我安葬的日子存留的呢。爲我安葬的日

子！你們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但是你們却不常有我呀。起來罷，我的女兒，安靜點。

彼　得（跳起來）

主？你不能够離開我們，不會的，永遠不會的。你說呀，是不是？

耶　穌（突然望着彼得）

是的！

——幕

第二場

原來的地方

起先是耶穌和約翰，隨後瑪利亞進來。

約　翰

主阿！

耶　穌

我兒，我在這裏。

約　翰

主阿！

耶　穌

我兒，我在這裏。讓你的思想從口裏顯露出來罷，沒有什麼要隱瞞的。

約　翰

主阿！

耶　穌

我在這裏聽，你說罷。

約　翰

馬利亞爲什麽用香膏塗你的脚？她爲什麽哭？爲什麽那麽悲傷？

耶　穌

你還不能知道這個。但是她所作的是一件好事，她是，是爲我安葬的日子預備的。

約　翰

那麽，馬利亞馬利亞她知道嗎？

耶　穌

我想她是知道的。

約　翰

她能够知道？

耶　穌

因爲她曾經留心聽。

約　翰

將來，也許我們將來———

耶　穌

不久你們就可以看見。我所說過的一切都要完

成，經典上的一切都要應驗，應驗到我身上呢。

約　翰

因爲你是基督。但是，主啊，爲什麼你這樣憂愁？

耶　穌

——

約　翰

主啊你爲什麼這樣憂愁？

耶　穌

也許是有一點難受，在我心裏。我顯得憂愁嗎？

約　翰

主啊，你的身體像熟透了的紫葡萄，垂着在叢叢綠葉底下，等待摘取。你的頭髮像無花果的枝子，被暴風雨打低了。你的顏色像將要下雨的灰色的雲，含了過量的雨水。我從來沒有看見你是這樣子的。有什麼事將要發生了嗎？

耶　穌

是的，有一些事將要發生，就是耶和華的旨意將要在我身上完成了。我覺得憂愁，並不是因爲那件事情，是因爲我自己 — 我心裏難受 ——

約　翰

主阿，你——

耶　穌

我快要離開你們了。

約　翰

你快要離開我們，要拋棄我們了嗎？

（耶穌正要回答，瑪利亞進來了。她一直走到耶穌面前，靜靜地悲哀地注視他。靜默）

瑪利亞（佇立了一會，為這靜默的空氣所驚，努力想打破，於是說話。）

唉唉，那一切事情都要實現嗎？

耶　穌

一切的事情。

瑪利亞

那樣可怕的一切的事情？

耶　穌

是耶和華的旨意。

約　翰

主阿，有什麼事要發生了，但是我們卻不知道。

你能够告訴我們，你能够告訴我嗎？

耶　穌

可以告訴你的。

馬利亞

時候快要到了嗎？

耶　穌

很快很快的。

馬利亞

唉唉，多麼可怕的事！我恐怖，我的心震動得厲害，我的心啊！我但願一切不至於發生。

耶　穌

馬利亞，要剛强，有信心。

馬利亞

是的。

耶　穌

約翰，你要聽。

約　翰

主啊，我在這裏。

耶　穌

你們聽到了，會以爲這是一件可傷的事故呢。我呢，也許是一樣的，不過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是我歸榮耀於耶和華的時候了。我來，是爲世人贖罪的。所以我必須死，把我的血和肉供獻出來。因爲我的血，因爲我的肉，世人的罪才可以洗淨，世人才可以得到永生，地獄裏的硫磺烈火也就可以消滅了。我來是要應經典上所說的話的。他們要攻擊我，把我捉住，釘在十字架上把我釘死。但是到了三天，就是第三天的黎明，太陽剛照臨大地的時候，我就要復活，從墳墓裏出來，升到天上，到我父耶和華那裏。在我未升到父耶和華那裏之前，我還要到你們面前，把聖靈賜給你們，使你們都相信。你們要堅信，不要軟弱，要和我一樣剛强——這一切都是我父耶和華的旨意。

約　翰

但是，主阿，世人誰能捉住你呢？不相信的人們怎麼能够壓倒我主耶穌基督呢？誰能够觸着你的肢體呢？難道奇蹟不會顯現嗎？

耶　穌

這是一切奇蹟中的奇蹟。要不是我父耶和華的

旨意，誰又能看見我呢？我老老實實告訴你罷，你們之中有一個人要賣我了。

約　翰

唉唉，誰能夠這樣做？能够賣他最愛的先生？我寧肯立刻死了，也不願意做這樣的事的。

耶　穌

要來的事終久要來的。他們要捉住我，給我穿上一件紫色的袍子，戴上荊棘做成的王冕。他們將用鞭子打我的脊背，用手掌打我的臉，吐唾沫在我頭上，並且叫我做猶太人的王。他們心裏糊塗，眼中殘忍，手上凶毒。在侮弄了之後，他們叫我背着我自己的十字架走出去，和兩個强盜釘在一起。就在那個時候，那兩個强盗會要因我而悔改。到日落的時候，我就要離開這世界了。但是，我告訴你們，在三天之後，我就要復活，因為我是基督——

馬利亞

但是，我主，你是痛苦着的痛苦着的啊！

約　翰

我們不能够給你分担一點點嗎？

馬利亞

我要一直跟着你，一直守護在你面前，你允許我嗎？無論到什麼時候，我都要在你面，一直跟隨你直到墳墓。唉唉，我主，你不如宣布我自己痛苦的命運，宣布我自己悲慘的命運罷！要是我聽到我自己將走到那荒涼的山上去，我自己明天就要睡到冷冰冰的墳墓裏面，要是我知道了我自己將生生下到地獄，我是不會這樣的——

耶穌

不要這樣痛苦，我的女兒。高高在上的耶和華是知道一切的。離開了你們我也難過着呢。但是要我走了，世人才能够得救。

馬利亞

我心裏是多麼痛苦着痛苦着的呵！我也試着在想像這一切都是應該的，是主得榮耀的時候，但是我的心却不肯受安慰。我只要一想到你那時候的苦難，唉唉，但願我能够

耶穌

要堅强，有信心。我不是要去受辱，是要得到光

榮，並且把光榮歸於耶和華。我不是要受苦，也許稍微有一點，但是一想到世人將因此得救，就心裏非常快樂了。來罷，和我一塊兒去，我去爲你祈禱，祈禱高高在上的耶和華，耶和華會使你心裏平安的。

（他和瑪利亞走出去了，約翰一個人留在那裏，愁苦地低着頭。彼得進來。）

彼　得

主呢？

約　翰

主帶着瑪利亞去祈禱去了。瑪利亞心裏正愁苦着呢。

彼　得

看樣子，主豈不是高興着嗎？整個耶路撒冷都歸於他，叫他猶太人的王呢。

約　翰

我似乎沒有看見他有高興的樣子。

彼　得

這一次，耶路撒冷居民的歡迎，眞是最盛大的歡迎，有如歡迎大衛王呢。告訴我，約翰，主告訴過你

嗎？他什麼時候就要塗膏做猶太人的王，繼續着大衛來管理這些百姓呢？

（約翰還沒有回答，猶大，約翰的兄弟雅各，彼得的兄弟安得烈，馬太，和別的幾個門徒走進來了。）

雅各

是啊，主什麼時候就要做猶太人的王呢？

猶大

他嗎？他不會做猶太人的王的。

彼得

胡說！你怎麼會知道的？難道在主的門下，你比我更大嗎？比約翰更大嗎？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嗎？你怎麼知道主不會做猶太人的王？

猶大

因爲猶太人，亞伯拉罕的子孫，不需要一個王；這是耶和華的旨意呀。

彼得

耶和華什麼時候有了這樣的旨意的？誰告訴過你？唉唉，你僭妄者呀！

馬太

猶太人沒有一個王能行嗎？自從我們的祖先被異邦人遷到巴比倫以後，自從我們從巴比倫回來，猶太的羊羣就沒有牧人了，我們的百姓已經沒有一個王。一直到現在，我們都是被異邦人虐待着，正和我們的祖先在埃及的時候一樣。因爲沒有一個王來管理我們，統率我們，保護我們脫離異邦人的手，我們就要納不公平的稅，做過分的苦工，要無緣無故被殘殺。起先我們的祖先在埃及受着痛苦，他們祈禱主，主便打發摩西來拯救他們。現在我們所吃的苦不比我們的祖先少，我們祈禱的聲音也和他們一樣高，所以主便打發耶穌基督來拯救我們，好讓我們脫離異邦人。大衛的子孫要再興起來管理我們的。他不做王，誰來做我們的王呢。

雅　各

是呀，一做了王，就可以統管我們，領導我們，保護我們了。他將使我們脫離異邦人的手，如我們英武的領導者約書亞。我們將隨在他的戰車後面，如我們的祖先，如那些拿盾的勇士隨在大衛王的戰車後面。

猶　大

這是做不到的事。

彼　得

你沒有信心的人。

猶　大

假如信心的解釋只是這樣的，只是盲目的狂歡，則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或許還是沒有信心好呢。

彼　得

你褻瀆者！

雅　各

沒有信心的人就像一個瞎子，你給他看他也不知道；就像一個聾子，你告訴他也不能够聽見。不要理會他。我們只要跟着我們崇拜的王，把猶太的光榮重新建立起來就行了。

彼　得

約翰，你怎麼不作聲呢？

約　翰

我心裏不大舒服，也許，也許只是身體有一點兒不舒服罷。不要理會，過一會兒就好了的。

彼　得

你祈禱祈禱，耶和華就會使你心裏平安了。

約　翰

是罷。

（他低頭站到一邊去了。）

馬　太

你們知道，什麼時候是主受容的時候呢？

彼　得

我剛才問約翰，他也不知道呢。

雅　各

我想是快了罷？

彼　得

想是很快了的。

雅　各

唉唉，我多麼渴想那日子底來到。

馬　太

那將會是一個最盛大最盛大的日子，將會是我們子孫可以紀念的節期。我想，就是大衛王登位的時候，也不過是這樣偉大，這樣重要呢。

猶　大

你們想，猶太人有一個王是應該的嗎？

彼　得

誰說不應該呢？

猶　大

你們想，猶太人有一個王是耶和華的旨意嗎？

彼　得

爲什麼不是耶和華的旨意呢？

猶　大

但是你們却忘記了經典了。

彼　得

我們是，沒有一個時刻忘記了經典的。只有你這沒有信心的人會忘記了經典呢。

猶　大

你們不記得以色列人最初立一個王來管事時的情景了嗎？不記得先知撒母爾拿膏塗抹掃羅，立他爲王的時候所說的話嗎？不是，以色列人因爲亞捫人的攻擊，懼怕了，不復願意受上帝的僕人士師們治理，而要求立一個王治理他們，和異邦人一樣嗎？不是，耶和華生氣了，說，百姓要離開他嗎？先知撒母爾豈

不是也說着同樣的話嗎?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能够再有一個王。再有一個王不能使耶和華歡喜,降福於我們的民族的。

彼　得

這只是一些沒有信心的話罷了。耶和華不喜歡掃羅,不過只因爲預先知道掃羅要違背他罷了。等到大衛一作了王,因他的聰慧和公正領導百姓。耶和華喜歡他,降福於他,因而降福於以色列人了。耶和華差遣了基督,耶穌基督是從他的右邊走來的,主還不保祐他嗎?他一定要興起來,興起和大衛一樣榮耀的榮耀,或者比大衛還要榮耀的榮耀。他是耶和華獨生愛子,他不獨要作猶太人的王,他要作全世界的王,王中之王呢。沒有信心的人,看罷!

猶　大

那麼,在他作了王以後,就要起來脫離異邦人的羈絆嗎?

雅　各

爲什麼不呢?耶穌基督一作了王,我們當然要起來脫離異邦人的羈絆了。耶和華將伸出他打擊埃及

人的手打擊異邦人呢。爲了基督的原故，耶和華將保護我們，用刀和劍恢復我們所旣失去的，用戰車和馬車取得我們所應取得的。

猶　大

這是不可能的事。

雅　各

爲什麼不可能呢？

猶　大

現在的異邦人是比埃及還要强，比亞述還要强，比巴比倫還要强呢。並且，比起對待別的民族，他也並沒有特別不公正地對待了我們呀。

彼　得

你沒有信心的人。你忘記了自己的民族的人！你沒有看見耶和華伸出手來，向異邦人發怒嗎？你沒有看見耶和華揮舞着盛怒的手杖，打擊埃及人使之滅亡，打擊巴比倫人使之滅亡，打擊亞述人使之滅亡嗎？只要有信心，耶和華豈不是在我們面前，使大海分開麼？耶和華豈不是要再顯現他至大的威力麼？主耶穌基督豈不是對我們說過，只要信，就是對這個

山說，你移到那面去，也就要成就的麼？你沒有信心的人啊！

猶　大

你們一定要這樣做麼？

雅　各

爲什麼不這樣做呢？

（閉）

猶　大（他沉思着）

獨不想到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的百姓都死亡麼？

約　翰

（他本來是要悲地獨立着，沒有注意到他們，忽然被這句話所驚了。）是的。不獨是通國的百姓，而且是全世界的人，—— 一個人死去，替全界的人贖罪的呢。

（猶大被這句話所驚了，低着頭，再不作聲。）

彼　得

只要信，一切都可以成就的。

約　翰

是呀，只要信，一切都可以成就的。

（耶穌進來，他的樣子，顯然帶一點悲傷。門徒們都迎上前去。）

耶　穌

你們都在這裏嗎？

彼　得

我們都在這裏等待着你呵。

耶　穌

我好像聽見你們在爭論着什麼呢。

彼　得

是呀，我們正在這裏攻擊那沒有信心的人呢。

耶　穌

爲什麼呢？

彼　得

猶大不相信主會作猶太人的王，他說這是不可能的事。他又說猶太人不需要一個王呢。

耶　穌

這也是的，因爲猶太人不曾認識他們的王。

彼　得

猶大的意思還不是這樣。他就根本不相信。主

啊，你豈不是就要作猶太人的王了嗎？

耶　　穌

不獨是猶太，而且是全世界，全世界都要歸於我的名下。但是我的國度却不在這裏，我所要完成的是最高最高的事。你們明白麼？

彼　　得

我們都相信。

雅　　各

我們都相信。

耶　　穌

要相信，但是也要明瞭；不明瞭的時候就容易走錯了路子。你們坐到這裏來。

（他坐下，他們都坐下。約翰緊緊地依在他旁邊，彼得也在他旁邊。）

耶　　穌

你們剛才爲什麼爭論呢？這以後，你們要兄弟似的和睦，要比以前更加和睦。因爲我是不久就要離開你們，不能像以前一樣照顧着你們了。

彼　　得（跳起來）

主啊，你是不會離開我們的！

耶　穌

總有一天要離開你們的罷。這是耶和華的旨意，耶和華的旨意是要完成的。

彼　得

但是，主啊，我却要跟隨着你，無論到什麼時候都跟隨着你的呢。

耶　穌（他望着彼得）

將來你會是那樣的，但是現在却不能够。

彼　得

主啊，你到什麼地方去呢？

約　翰（抬起頭來）

主啊，難道這一切都要完成，都非完成不可嗎？

耶　穌

一定的。所以你們更應該親愛。我是從我父親那裏來的，也要回到我父親那裏去。

（他們誰都不作聲了。耶穌在沉思着。他抬起頭來，望天作如祈禱。於是他站起來，脫下衣服，拿一條手巾來著腰，倒水在盆子裏，給他的門徒洗脚。他先給約翰洗。約

翰低着頭，像在顫慄着，但又極其馴順地忍受着，他動都不動，如一個就殺的羔羊。他洗完了，用自己所束的手巾給你擦乾，別的門徒都莊嚴而又迷惑地望着他。他又給別的一個門徒洗，那門徒也和約翰一樣，低下了頭。於是挨到西門彼得。西門彼得跳起來。）

彼　得

主啊，你給我洗腳麼？

耶　穌

我如今所作的，你現在不明白，將來就會明白了的。

彼　得

主啊，我怎麼能够受你洗呢？你是主，你永遠不可洗我的腳呀！

耶　穌

要是我不洗你，你就與我沒有係關了。

彼　得

那麼，不獨我的腳，我的手和臉也要洗的呀。

耶　穌

洗過澡的人，只要把腳一洗，全身都乾淨了。你

們是乾淨的，但不全都是乾淨的。

（彼得默然坐下，由耶穌去洗他的脚。他低着頭，像在戰慄，但又極其馴順地忍受下去，有如就殺的羔羊。）

耶　穌

（他又洗完了一個門徒的脚，稍息下，站起來。 我所作的你們明白麼？我給你們洗脚，我是主，尚且這樣做了卑微地洗你們的脚，你們更應該互相洗脚，如兄弟一樣。最卑微的才是天國裏最偉大的呢。我給你們作了榜樣，要你們照樣作。我現在給你們賜了一個新使命，要你們彼此相愛。我怎麼樣愛你，你們也要怎麼樣彼此相愛。要有了彼此相愛的心，人家才可以認得出你們是我的門徒呢。那麼，就是我去了也沒有什麼關係了。

（他說完了，又俯下去預備洗別的一個門徒的脚。猶大無意識地站了起來，他轉身望着猶大。）

耶　穌

照你自己的意思做去罷。各人都有自己的意思，各人都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做，但是各人却都要對自己所做的負起責任來呢。你是不瞭解我的，到後來你

就可以知道，知道你所作的是什麼。到那個時候你要後悔就遲了。

（猶大沒有作聲，低着頭走出去了。耶穌又俯身下去。）

——幕

第三場

汲淪溪旁的葡萄園子。午夜。聽見流水幽靜的潺潺音。

角色：

猶大

大祭司

民間的長老

耶穌

彼得

約翰

雅各

馬利亞

猶大，大祭司，長老進來。

大祭司

就在這個地方嗎？

猶大

這是他和門徒好幾次聚會的地方。今天午夜以後，他又要到這個地方的；他已經對我說了。

大祭司

既是這樣，我們就去叫人罷。趁這個時候，民衆沒有和他同在，好捉住他呢。

長　老

趁這個時候捉住他是最好的。不過，我總怕一到天明，民衆知道了的時候，會要出來吵鬧的呢。

大祭司

不會的。一沒有去利用鼓吹的人了的時候，民衆什麼事也不會做出來的。那個拿撒勒人耶穌自由的時候他們崇拜他。一等到把他捉住了，我們只要稍微一煽動，他們就立刻可以轉過來，打他的所崇拜的那人的臉了。

長　老

我想還是祕密一點的好。

大祭司

不要怕，一做到了就什麼事也沒有了。

猶　大

我也想民衆是沒有多大的意見的，全看指導他們的人怎麼樣。我現在把他交給你們，你們到底怎麼樣報酬我呢？

大祭司

不是說好了的嗎，三十塊銀子？

猶大

不能够再增加了嗎？

大祭司

不能夠，就只是這個樣子。

猶大

什麼時候可以交付給我呢？

大祭司

只要一拿到了他，立刻就可以交你的。我希望就在今天夜裏。

猶大

只要你們是有足够的人，今天夜裏一定可以拿到他的。他還有好些門徒跟着他呢，要是抵抗的話，也就很不容易辦；所以人還是多一點好。

長老

你不也是他的門徒嗎？

猶　大

自然。

長　老

他待你好嗎？

猶　大

和別的門徒一樣，而他待門徒向來是好的，一切跟他的人都一樣。

長　老

聽說他把錢袋子都交給你帶着呢。

猶　大

是的。

長　老

那麽他待你似乎比別的門徒更要好呢。你爲什麽要把他交給我們？

猶　大

因爲——因爲我有得定把他交給你們的理由。我問你，要不是我，你們能够拿到他嗎？

長　老

不能够。

大祭司

我想是不能够的。白天他和民衆在一起。黑夜裏你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他和民衆在一起的時候必不能捉他；那樣會引起了大的騷擾。民衆是不能够對面給他碰頭的，稍微遲一下爭子就什麼事都好辦了。

猶　大

我想你們也是不能够的，所以就得我出來把他交給你們了。他雖然是我的先生，但是有他在就於猶太通國的百姓大大不利，所以我也就顧不得什麼了。

大祭司

正是呀！你怎麼也想到了這一層？

猶　大

他自稱爲猶太人的王，他的門徒和親近他的人也想擁立他做王，但是耶和華却不願意有一個王來治理這些百姓呢。

長　老

民間的長老是治理猶太人最好的領袖。

大祭司

大祭司才是眞正治理猶太人的。

猶 大

一有了王，耶和華會像覆滅掃羅一樣覆滅他，猶太人也就跟着受累了。並且，他們要起來反抗異邦人呢。

長 老

反抗——？

猶 大

反抗羅馬呢。

長 老

反抗該撒？不要說了罷，這才是最大的最大的危險呢。

大祭司

這樣豈不是要叫猶太通國滅亡嗎？

長 老

該撒一生氣，那才是世世界上最大的威嚴呢！耶和華的雷電也不過是那個樣子罷。他只要用他的小指頭一伸，猶太通國就要變成海水了。他只要眉頭稍

做一幾，猶太通國的男子通要死盡，猶太通國的女子通要變成奴隸呢——危險！世界上還有比這個更大的危險嗎？耶和華的雷電能更大於這個嗎？

大祭司

道樣的事是非制止不可的，是我大祭司的責任。

長　老

是我民間的長老的責任。

猶　大

是我猶大的責任。

大祭司

所以你就把他交給我們了。

猶　大

還因爲別的原因嗎？

大祭司

你眞是最大的愛國者。

長　老

你眞是最大的好人。

猶　大

所以我只好犧牲我的先生了。

大祭司

將來通國的人都會原諒你的；不獨原諒，而且會稱讚你的。

長　老

將來全世界的人都會稱讚你的。

猶　大

走罷，時候不早了，恐怕他快要來到。我們不要驚動了他，並且趕緊得去預備。

大祭司

走罷，去叫我大祭司的僕人來

長　老

走罷，去叫我長老的僕人來。

大祭司

猶大！

猶　大

怎麼樣？

大祭司

可是我的僕人却不認得他呢。我從不曾讓他們去聽過他的教訓。

長老

我也是的。所以我的僕人也不認得他。又在夜裏，要是一捉錯，豈不是通盤全毀了嗎？

大祭司

我們應該想一個什麼方法。

猶大

好罷，我來指導你們。一走到他面前的時候，我就給他請安，抱着他親嘴，你們只捉那個我和他親嘴的人好了。

大祭司

好罷，我們就捉那個和你親嘴的人。

長老

好罷，我們就捉那個和你親嘴的人。

猶大

走罷，時候快了！

（他們出去。空場少刻。）

（耶穌，彼得，約翰，雅各走進來。）

耶穌

你們覺得疲倦了嗎？

彼　得

許是——不會的，跟着你總不會疲倦的。

耶　穌

也就是這麼一回事。人總有軟弱——疲倦的時候，不要緊的。

彼　得

似乎，也就不覺得怎麼樣。

耶　穌

這樣是很好的。這個地方不錯，我們就在這裏休息一會罷。時候快要到了呢。

約　翰

主啊！

耶　穌

沒有什麼。

（閒）

今晚上不是一個很美麗的夜晚嗎？

彼　得

是的，一個美麗的美麗的靜寂的晚上呢。在長時期的奔走裏面，碰到了這裏的晚上，是覺得非常可愛

的。

耶 穌

看，樹枝子的影子在我們身上蕩動呢。

彼 得

葡萄樹的細小的枝子，要結葡萄的。

耶 穌

要結葡萄的呢。

彼 得

到了秋天成熟的時候，這些枝子就都要結葡萄了。

耶 穌

聽見嗎?

雅 各

水流的聲音?

耶 穌

是的，汲崙溪的流水的聲音。就在夜裏，汲崙溪仍然是輕輕流着，發出好聽的聲音，沒有休息呢。

雅 各

只有在夜裏，我們才可以聽到流水輕輕的聲音；

也在夜裏，我們還可以聽到樹枝子的細語呢。

耶　穌

你們看，耶和華按照自己的樣子造人，給與他們以靈魂；他也造別的生物。對於別的生物，耶和華是同樣給以生命的。就在水流的輕輕的聲音裏，樹枝子的細語裏，也有着很多很多的生命呢。

彼　得

那麼，月亮呢？

耶　穌

要是月亮沒有生命，怎麼又這樣可愛？誰能夠愛死的東西？聽，是不是有悄悄的嘆息？不，不是嘆息，像是悄悄的歡喜的聲音呢。

彼　得

春天快要來了。

雅　各

是那些生命歡喜着春底來臨的聲音罷。

耶　穌

春天快要來了嗎？

彼　得

很快很快就要來了的。

耶穌

到那個時候，葡萄樹要生出新的綠葉，地上將長滿了青草，利巴嫩的柏木要吐出芬芳的氣息，汲崙溪也要活潑潑地泛濫起來愛撫着兩岸——但是，這一個春天，人子將不再看見了。

約翰

主阿，你說什麼呢？

耶穌

沒有什麼，不過是離別的時候已經到了。

約翰

主阿，你難道就這樣冷冷清清丟下我們去了嗎？

彼得

你一定不會的，你一定不會的！

耶穌

我給你們所留下的豈不是已經很多了嗎？我和你們同在的這許多日子裏面，豈不是，凡是我所有的，都已經給與了你們了嗎？我所行的奇蹟，豈不是已經夠了嗎；我現在快要回到我父那裏去了，我要賓

行我父所差遣我來的那一件事，而把其餘的使命交給你們了。

約　翰

主阿，你就是這樣冷冷清清離開了我們而去了嗎？

耶　穌

我兒，你們覺得難受？

約　翰

世界上豈還是有別的什麼事使我們更加難受的呢！

彼　得

讓我們死去罷；要是能夠，我們也許能夠替你一點兒罷。主阿，讓我們這樣做罷！

雅　各

我們都願意爲你死呢。只要你說一句，我們就立刻去實行，不然，也用不着這些門徒了。

耶　穌

這是不能夠的，因爲耶和華的旨意。

彼　得

爲什麽不能夠呢?

耶　穌

你們要爲我的名受苦,被攻擊，甚至於遭殺害,然後你們才可以得到永生,但不是現在。今夜你們却都要離開。離開了以後,你們囘到加利利去，但是我却要比你們先到。這樣快離開了你們,我也是很難過的。

約　翰

主阿,我們是多麽憂傷。

耶　穌

我也是的。你們拋棄了你們的家,拋棄了你們故鄉的父母兄弟,來跟隨我,已經這樣長久了。你們常常是聽我的教訓，服從我的話，這是使我非常喜歡的。我愛你們,如同愛我自己的兒女。但是,無論怎麽樣,你們却不能永是跟從我,因爲什麽事都會有一個終結的。

約　翰

主阿,你不會想到你聖慈的母親嗎?

耶　穌

唉唉！

約　翰

她知道了這個消息會是多麼難受多麼悲傷的呢！

耶　穌

唉唉！

約　翰

而且你的兄弟，他是多麼愛你的呀！

耶　穌

唉唉！——我不是她的兒子，也不是他的兄弟。她沒有兒子，他也沒有兄弟。我有我的使命，我是屬於世人的。

彼　得

高高在上的耶和華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呢？

耶　穌

你現在還不知道，將來就會知道的了。耶和華的旨意一定得成全。我的血不流出來，世人就得不到永生了；只有我的血才可以洗淨了世人的罪。

彼　得

無論怎麼樣，主呵，一想到了那死默的十字架，終久是可怕的呵。一想到，主呵，一想到他們要用那樣的痛苦加到你身上，於我總像是一個可怕的噩夢，眞要使我難於相信呢。

耶　穌

一想到靈魂，也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彼　得

但是肉體呢？

耶　穌

——

彼　得

肉體自然是痛苦的，我從你臉上就看得出來，你已經感覺到這個了。

耶　穌

是嗎？不過肉體的痛苦總只是暫時的，只有一個時候。耶和華的旨意是要我忍受這個。

彼　得

就只是這個——主呵，你是痛苦着痛苦着的呢。

約　翰

你要永遠離開我們了。

(同)

耶穌

唉唉，我心裏覺得憂傷——

彼得

難道不能夠把這事情免掉的嗎?

耶穌

不能夠。這痛苦的一杯，我總得滿滿飲乾，這是我父耶和華的旨意。

約翰

是多麼使人痛苦的旨意啊!

耶穌

我在未來之先，就淸淸楚楚曉得了這個。我是起先淸淸楚楚曉得了耶和華的旨意才到這世上來的。到了世上，日子一天天近了，我心裏覺得喜悅，因爲我將可以把榮耀歸於父耶和華了。這個偉大的時候立刻到了。但是呵，我現在一方面還是屬於有血有肉的世人，所以我也帶着有血有肉的世人的氣分，有世人的心在我心裏。唉唉，有憂傷躱到我心裏來了。

憂傷偷偷地跑到了我的心裏，使我難受，我極其難受。你們在這裏罷，和我一同做醒，我要去禱告，禱告我父耶和華，求他賜給我力量。

（耶穌離開他們，向花園的一角走去。門徒們非常困倦了，支持着，但是耶穌一走，他們逐漸支持不住了。）

彼　得

我覺得非常難受，而且疲倦。

雅　各

我也是的。

約　翰

唉唉，疲倦不要來侵襲我罷。

（他們漸漸睡了。）

耶穌（耶穌他走到花園的一角，周圍望了一下，立住了。他舉目望天，伸出兩手，默立好了一會，然後祈禱。）

父啊，我快要復歸到你那裏來了。我將要因你而得到榮耀，也要把榮耀歸於你——但是，父啊，這痛苦的一杯，非要我喝乾不可嗎？我心裏憂傷，憂傷到要死，求你給我力量。父啊，倘若可行，就叫這一杯離

開我罷，叫這一杯離開我罷！

（同）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行。要成全你的旨意。

（他低垂頭；有如不能支持，坐到地下稍微休息了一會。於是回到門徒那裏。）

耶　穌（他看見門徒睡了。）

彼得！

彼　得（猛然醒了）

我在這裏，主啊！

（約翰和雅各也立刻驚醒了。）

耶　穌

怎麼樣，睡了嗎？難道不能同我儆醒一會嗎？

彼　得

好像並沒有睡着似的。我們在儆醒着，我們立意要儆醒着呢。

耶　穌

是的，你們總要儆醒禱告，沒得入了迷，嚴重的時期就要來了。我看你們是，靈魂雖然願意。肉體卻

軟弱了。

彼　得

我們要更加用心警醒着。

耶　穌

好罷，你們再在這裏等待我，我還要去禱告，我心裏覺得很憂傷。

（他走到原先的地方去了。）

約　翰

這一次我們或者可以不睡着罷？

彼　得

唉唉！

雅　各

可怕的疲倦！

（他們掙扎着，但過分的疲倦卻勝過了他們，使他們依然睡着。）

耶　穌

（他走到先前地方，舉目望天，伸出兩手，站立了好一會，纔往下說。）　父啊，我快要復歸到你那裏來了。我將因你而得到榮耀，也要把榮耀歸於你——但是父啊，這

痛苦的一杯，非要我喝不可嗎？我心裏憂傷，憂傷到要死，求你給我力量。父阿，倘若可行，就叫這一杯離開我罷。叫這一杯離開我罷。

（閉）

但是，父阿，這一杯若不能離開，必要我喝，就叫你的旨意得以成全。

（他低垂了頭；有如不能支持，在地上稍微坐了一會，於是回至門徒那裡。）

耶　穌（他看見門徒睡了。）

彼得！

彼　得

主阿，我在這裏！

耶　穌

又睡了嗎？難道不能儆醒一刻？

彼　得

因為眼睛困倦的原故阿，我們的心是在儆醒着的。

耶　穌

時候快了。你們在這裏，要儆醒。我還要去禱告。

（她走了開去。）

彼　得

真是不能支持的倦怠！

雅　各

肉體總是軟弱的呢。

約　翰

唉唉！

（他們第三次睡着了。）

耶　穌

（他走到原來的地方，舉目望天，伸出兩手，站立了好一會，於是禱告。）　父阿，這痛苦的一杯，非要我喝乾不可嗎？我心憂愁得要死，求你給我力量。父阿，倘若可行，就叫這一杯離開我罷。但是，這一杯若不能離開，必要我喝，就願你的旨意得以成全！

（他低垂了頭，默然立着。瑪利亞不知道什麼時候來了。遠遠地站着，靜待耶穌禱告完畢。這時候，她異常之緩慢地向耶穌走來，以沉重的步子。她剛一走動，耶穌立刻發覺了，向她望着，沉凝靜默，那樣子像是驚訝於這一來，又像是因這一來而更加堅強。她以異常之緩慢的樣子走到

耶穌的面前，俯伏在地，吻他的脚。耶穌沉靜地立着，雙手像在寬恕，又像在祝福。她起來，伸開兩手抱住耶穌，退縮而畏懼，而且愛撫。耶穌用兩手放在她肩上，吻了一下她的頭髮，輕輕地把她推開。）

耶　穌

去了！我現在是；我現在已經可以伸出手觸起那痛苦的一杯了！你去罷。

（瑪利亞一動也不動，極其驚愕地望着。她抬起頭來，望了一下耶穌。她低垂了頭，只帶着忍耐，以哀傷的步子走開，有如一個影子消失在黑暗裏。耶穌直望到她不見了，才回到門徒那裏。）

耶　穌

（他看見他們入睡了。）彼得，約翰！

彼　得

主阿，我在這裏！

耶　穌

起來，現在你們仍然睡覺麼？

（彼得，約翰，雅各都驚了，起來。）

彼　得

我們是在警醒着呢。

耶　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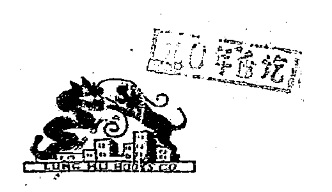
你們要留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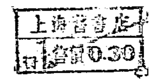
（聽見許多人喧嘩的聲音漸近，隱約看見遠遠的火光。突然，像爲大力所壓，一下子完全靜默，人聲火光都忽然沒有了，只有流水幽靜的聲音。門徒們驚異地立着。）

耶　穌

你們離開罷。我的時候到了。

一幕（完）


LUNG HU BOOKS CO


0.30